

42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UG 30 1929

~~CH L 9299.424~~

~~CH L 9301.424~~

山堂肆考枝藝第二十一卷

○相士

青箱雜記相形不如相心。心相有三十六善。不近小人。不忘故舊。不念舊惡。常行陰德之類。三十六善全有。位極人臣。諺曰。有心無相。相逐心生。有相無心。相隨心滅。

八彩二瞳

淮南子曰。堯眉八彩。舜目二瞳子。春秋孔演圖。蒼頡四目。史記項羽亦重瞳子。

三漏四乳

淮南子曰。禹耳三漏。文王四乳。皇陶鳥喙。又尸子。禹長頸。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鳥喙史記越勾踐鳥喙按三漏言有三元也

龍顏

史記漢高帝為人隆準而龍顏美鬚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

鳳頸

唐袁天罡見武后母曰夫人法當生睿子。后乃幼姆抱以見。罡給以男。天罡視其步與目。驚曰龍瞳鳳頸若為男當作天子。

帝王貌

孔叢子曰仲尼聖人之表。河目隆額是帝王之貌。史記孔子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額似堯其

頂類皋陶其肩類子產。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身長九尺六寸。鬣鬣然若喪家之狗。

神僊狀

九國志吳般字文圭赴進士舉途中遇一叟曰文圭父之謂人曰向者見一人眉綠拳必入口神仙狀也如學道當冲虛不爾有大名於天下。文圭于乾寧中果擢第。

商瞿有子

瞿魯人字子木孔子弟子也年長無子其母欲為娶別室孔子使之齊瞿母請之孔子曰無憂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後果然。

木廣不侯

史記李廣與望氣王朔語曰。自漢征匈奴。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校尉才能不及中庸。以軍功取封侯者數十人。廣不為後人。然終無尺寸功。以得封邑。何也。豈吾相不當侯耶。固命也。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乎。廣曰。吾嘗為隴西守。羌嘗反。吾誘而降者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日殺之。至今大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于殺已降。此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

穀必有後

左文元年。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莖公孫敖聞其能相人。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注云。穀。教長子文伯也。食子。奉祀祭供養者也。難。教

次子惠叔也。收子。葬子之身也。

範豈久貧

吳志云。範少為縣吏。有姿容。邑人劉氏家富女美。範求之。母欲勿與。劉氏曰。觀子衡。寧久貧賤耶。遂與之。

女願為妾

單父人呂公好相人。見漢高祖狀貌。因重敬之。引入坐酒。闌固留高祖曰。臣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愛。臣有息女。願為箕帚妾。酒罷。呂媪怒曰。公始常奇此女。欲與貴人。沛令求之不與。何自妄許與劉季。呂公曰。此非兒女子所知也。卒與之。

奴當封侯

見奴隸。

熊虎之狀

左宣四年。初。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是子也。熊虎之狀。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子良不可。子文以為大感。及將歿。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于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令尹子文卒。子越為令尹。乃殺伯嬴。將攻王。秋七月。楚子與若敖氏戰于臯許。遂滅若敖氏。按子文。子良之兄。王。楚莊王也。越椒戰敗。王遂滅其族。子文子良。皆若敖之子孫。

龍鳳之姿

唐太宗生四歲。有書生詣高祖曰。公相。賢人也。必有賢子。

及見太宗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必能濟世安民。又唐儉嘗說世民建大計。高祖嘗召訪之。儉曰。公日角龍庭。姓協圖讖。係天下望久矣。若外聚豪傑。北招戎狄。右收燕趙。濟河而南。以據秦雍。湯武之業也。

當至丞相

漢韋賢為大鴻臚。有相士相之。當至丞相。賢有男四人。又使相之。至第二子玄成曰。此子亦當為丞相。賢曰。我若為丞相。有長子在。是子安得為之。賢後竟為丞相。既少。而長子有罪。乃立玄成。又博初志。相家說人臣得龍之一體。當至公相。曾公亮得龍之脊。王安石得龍之睛。皆為宰相。

當為將軍

唐杭州欲吏凌華。遇相者曰。能捨吏當為將軍。華為吏。酷慕以取賄賂。元和初因病。一夕夢見黃衣使宣牒云。華首宰劇縣。甚著能績。後有闕行。謫官園罪。俟其修省。太乖乃心。王枕歸然。委諸庸賤。付有司追凌鑿玉。枕骨送上。俄有人執刀斧。鑿其腦。華既醒。捫其腦而骨亡。後十五年。暴卒。

歸音冠

歸音冠

龜顏感觸

史託蔡澤從唐舉相。曰。吾聞先生相李兌。百日之內。持國秉政。有之乎。曰。有之。曰。若臣何如。唐舉熟視而笑曰。君曷鼻。巨肩。龜顏。感觸。膝攣。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蔡知唐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所不知者壽也。願聞之。唐舉曰。從今以往。四十二年。澤笑謝而去。謂其御者曰。吾躍馬

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綬于腰。揖讓人主之前。食肉富貴四十二年。足矣。

燕領虎頭

漢班超詣相者。相者曰。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狀。相者曰。生燕領虎頭。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果封定遠侯。

縱理入口

漢周亞夫為河內守。許負相之曰。君後三歲為侯。八歲為將相。持國秉政。後九年而餓死。亞夫笑曰。既已賢如負言。又何說餓死。負指其口曰。縱理入口。此餓死法也。後有罪。下廷獄。不食五日。嘔血死。又漢文帝使善相者相鄧通。曰。當貧餓死。上曰。能富通者在我。於是賜通蜀嚴道銅山。得

自鑄錢。及景帝即位。人有告通盜出徼外鑄錢。竟案驗沒入之。寄於人家。按應劭云。許負。河內溫人。老嫗也。楚漢春秋。高祖封負為鳴雌侯。

赤脉干瞳

袁天罡見竇軌曰。君伏犀貫玉枕。輔角全起。十年且顯。立功在梁益間。後軌果為益州行臺僕射。天罡復曰。赤脉干瞳。方語而浮赤入大宅。公為將。必多殺。願自戒。軌果坐事見召。天罡曰。公無憂。右轉澤而動。不久必還。果還為都督。

狀有反相

漢吳王濞。高祖兄仲之子也。高祖立為吳王。已受印。召濞相之曰。若狀有反相。獨悔業已拜。因拊其背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若耶。後果反。

指有豎理

相者師圭。相陶侃至左手。謂曰。君中指有豎理。當為公。若更徹于上。豈不可言。侃歸家。以針刺決之。見血洒壁上。乃為公字。以紙裹手。公字愈明。後果如言。

足履龜文

東漢李固。犄角匿犀。足履龜文。後為太尉。

耳有龜息

袁天罡相李嶠曰。睡則氣從耳出。名龜息。必貴之相也。

當以經術進

漢翟方進年十五為小吏。遲鈍。數為掾吏罵辱。乃詣蔡父。

相大奇其形曰小吏也而有封侯骨當以經術進

將以文章顯

袁天罡在洛陽與杜淹王珪韋挺游天罡謂杜淹曰公蘭臺學堂全且博將以文章顯謂珪法令成天地相臨不十年官五品謂挺面如虎當以武處官然三君久皆得譴吾

當有水厄

魏鍾繇與族父瑜至洛陽道遇相者曰此童有貴相然當厄於水行未十里度橋馬驚墮水幾死瑜以相者言中益饗繇而供給資費使得專學

必主兵死

晉書屋陽陳訓相甘卓曰頭低視仰相名眇力目中赤脉自外入必主兵死後果為王敦所殺

鷓鴣目虎吻

漢王莽侈口蹙頭露眼赤睛大聲而嘶身長七尺五寸反膺高視瞰臨左右有方技待詔黃門者或問以莽形貌待詔曰所謂鷓鴣目虎吻豺狼之聲者也故能食人亦當為人

所食

蜂目豺聲

晉王敦字處仲潘滔相之曰處仲蜂目已露豺聲未振若不噬人亦當為人所噬後為江州牧起兵內向伏誅

女相富貴

吻音然

見婚禮。

兒相夭賤

唐柳渾十餘歲有巫告曰兒相夭且賤為浮屠可緩死諸父欲從其言渾曰去聖教為異術不若速死學愈篤後至宰相宋胡銓贈相士序曰昔相士言楊氏當大貴已而果然不三十年楊之族為盡殲柳空城或言兒相夭且賤請易業可免卒不許後竟為貞元名臣子謂楊氏果貴耶柳氏果賤耶。

當刑而王

史記黥布者六人也姓英氏秦時為布衣少年有客相之曰當刑而王及坐法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後從項王有功封九江王。

雖賤必貴

史記姑布子卿善相見無恤曰真將軍也趙簡子曰是子其母翟賤婢也奚道貴哉子卿曰天之所授雖賤必貴。

眼無守睛

魏管軫自言額無生骨眼無守睛鼻無梁柱脚無天根背無三甲腹無三壬皆不壽之相。

手有餐相

仇池筆錄王克正自江南歸宋朝為直舍人院及卒無子其家修佛事唯一女十餘歲捧爐跪于像前會陳搏入手出語人曰王氏女吾雖不見其面但觀其捧爐手相甚貴。

若是男子當白衣入翰林女子嫁即為國夫人後陳晉公怒為叅知政事一日太宗從容問曰卿娶誰氏有幾子對曰臣無妻今有二子太宗曰王克正江南舊族身後唯一女令淑卿可作配晉公辭年高太宗敦諭再三遂納為室不數日封郡夫人如陳之相也

元琰語遲

見神童

昭達目眇

章昭達少遇相者曰卿貌甚善須小虧則當富貴大同中昭達因醉墜馬鬚角少傷昭達喜之相者曰未也侯景之亂昭達為流矢所中眇一目相者見之曰卿相善矣不久

當富貴後果為司空

舉鏡知刑

蜀張裕曉相術每舉鏡視面自知刑歟未嘗不撲之于地後為劉備所殺

嗅扇知氣

野語有耿聽聲者兼能嗅衣以知吉凶貴賤德壽聞其名取宮人扇百餘雜以上及中宮所御令小黃門持扣之耿嗅至后扇云此聖人也然有陰氣至上扇乃呼萬歲上奇之呼入北宮又取妃嬪珠冠十數示之至一冠奏曰此有尸氣時賢妃已薨此其故物也

真英物

見誕子

大賈人

宋陳瑩中入朝。已立班上御朝。差晚。果日照耀。眾莫敢仰視。蔡京注目。久而不瞬。瑩中私謂中省曰。此公視日不瞬。真大賈人也。

狀似劉琨

晉桓溫自以雄姿。比宣帝劉琨之流。及北伐。還得一巧作老婢。訪之。乃琨妓女也。女一見溫。潛然而泣。溫問故。答曰。公甚似劉司空。溫笑。出外整理衣冠。入呼婢。又問。婢云。公面甚似恨薄。眼甚似恨小。鬚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鬚甚似恨雌。溫于是褫冠解帶。昏然而睡。不怡者累日。又南唐

紙音修

宋齊立微時。日者相之曰。君賈不可言。然亞夫下獄。君實有之。位極之日。當早引退。庶幾保全。後齊立。登相位。數載。遂致仕。復以大司徒就徵。未幾坐陳覺謀干紀事。賜死。

額似臨淮

唐栢良器。父友王典。為李光弼從事。見良器。謂曰。爾額文似臨淮王。而黑子如顏平原。殆能立功名。乃薦之光弼。

當為國王

晉史武昭王李嵩。字玄盛。前漢將軍李廣之十六世孫。玄盛少好學。長習武藝。與呂光太史令郭馨。及其同母弟宗。繇同宿。馨起謂繇曰。君當位極人臣。李君有國王之分。家有駟黃馬。生白額駒。是其時也。呂光之末。京兆段業自稱

涼州牧。畧玄盛為令。會燉煌太守孟敏卒。於是護軍郭謙等。以玄盛溫毅有惠政。推為燉煌太守。玄盛初難之。宗繇仕于鄴。告歸燉煌。言於玄盛曰。兄忘馨之言耶。白額駒今生矣。玄盛乃從之。自是霸有秦涼。遷都酒泉。國人上謚曰武昭王。至唐朝。尊上謚號曰興聖皇帝。按白額駒一作白馬駒。李白送弟詩。吾家白額駒。遠別臨東道。他日相思一夢君。池塘應得生春草。此言白額駒者。只謂同所自出云爾。亦猶老杜詩。龍種自與常人殊之意。

推為留後

唐王庭湊為戎職。寢于道側。有山人熟視之曰。君鼻中之氣左如龍。右如虎。龍虎相爭。當為王。後遇田弘正之難。軍

士推為留後

荀卿非相

荀子非相篇。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形相雖惡。而心術善。無害為君子也。形相雖善。而心術惡。無害為小人也。蓋帝堯長。帝舜短。文王長。周公短。仲尼長。子貢短。仲尼之狀。面如蒙。俱周公之狀。面如顴。萬皐陶之狀。色如削。瓜。須麋。禹跳湯。偏堯舜。參牟子從者。將論志意。比類文學耶。直將差長短。辨美惡。而相欺傲耶。昔者桀紂長。巨美姣。天下之傑也。筋力越勁。百人敵也。然身歿國亡。為天下大。後世言惡者。必稽焉。是非容貌之患也。聞見之不衆。議

供音氣
鱗音鱗

論之卑耳。按荀子名況。又曰荀卿者。時人相尊而號為卿也。後又謂之孫卿子者。避漢宣諱也。

杜牧論相

杜牧曰。呂公善相人。言女當大貴。宜以配季。季後為天子。呂后復稱制天下。王呂氏子弟。悉封以大國。隋文帝相工來和蓮。亦言當為帝者。後篡竊果得之。誠相法不謬矣。呂氏自稱制為后。凡二十餘年。隋氏自篡至滅。凡三十六年。男女族屬殺滅殆盡。不知一女子為呂氏之福耶。為禍耶。一男子為楊氏之福耶。為禍耶。得一時之譽。滅百世之族。彼知相法者。當曰。此必為呂氏楊氏之禍。乃可為善相人矣。今斷一指得四海。凡人不欲為。况以一女子一男子易

一族哉。

髮際四道

石勒嘗膏為奴。有父老謂勒曰。君魚龍髮際上。四道已成。當賢為天子。言訖忽然不見。勒後僭位。

額上五柱

隋文帝龍額上。有五柱入頂。有文在手曰王字。長上短下。相者私謂帝曰。公當為天子。後果然。文帝乃楊堅也。

六十建功

晉羊祜遊汝水濱。父老謂曰。孺子有好。相年六十。當建大功。

十年踐位

宋曾諫議致堯性剛介少許可一日在李侍郎虛已坐上見晏元獻公晏李之壻也時方為奉禮郎諫議熟視之曰晏奉禮他日譽甚但老夫耄矣不及見子為相也又呂許公夷簡為相時文潞公彥博為太學博士謁許公許改容接之因語曰太博此去十年當踐其位又夏英公竦請守黃州時龐穎公籍為司理參軍英公曰龐司理他日當譽遠過於我既而四公皆至元宰古云賢人多識賢人信有之也

桐骨

太平廣記唐貞元末相骨山人以魚目故逢人以手捫之必知貴賤房次卿方勇於趨進率先訪之及出戶時後謁

者盈巷覩次卿已出迎問之曰何如答曰不足言不足言且道箇杜長秀才位極人臣何必更言然杜循後果帶相印鎮西蜀云

聽聲

術士王生瞽而善聽聲丁晉公守金陵王生潛聽其馬蹄聲曰參政月中必召拜相果如其言真宗晏駕晉公克山陵使王生來京師俾聽馬蹄聲生曰有西行之兆諸子責曰爾知相公克山陵使故有是說或密問之答曰蹄西去而無回聲故云後公果罷相分司西京繼貶崖州

眼似王敦

邵氏聞見錄李承之在宋仁宗朝官州縣因邸報包拯拜

參政或曰朝廷自此多事矣承之正色曰包公無能為今知鄞縣王安石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亂天下者此人也
骨類多遜
歸田錄初寇萊公年十九擢進士第有相者曰君相甚贊但及第太早恐不善終若功成早退庶免深禍君骨類虛多遜耳後果如其言

衆中識賢

吳越史文穆王元瓘討李濤有日者視王曰此人手刃百人當大貴時廣德山院僧自新聞元瓘至衆皆遁而自新巍然晏坐軍中有問其故者僧曰前後左右皆兵耳將安適乎時王在衆中自新乃歛衣奉迎王與語久之及師還

遂載自新而歸王問自新當時何以見識合曰微曾無他術但觀君骨法非常故幸得相識耳

會中求貴

鏐音流

五代時臨安縣錄事鍾起有子數人多從縣人錢鏐飲博

起嘗禁之諸子竊從之遊豫章人有術者望斗牛間有王

氣斗牛錢塘分也因之錢塘占之又臨安乃之臨安以

相法隱市中陰求其人私謂起曰占君縣有賢人求之市

中不得視君之相賢矣然不足以當之起乃置酒悉召縣

中賢豪為會陰令術者視之皆不足當術者過起家鏐適

從外來見起懼反走術者見之大驚曰此真貴人也召至

熟視之顧起曰君貴因此人也乃慰鏐曰子骨法非常願

自愛起因此乃始縱其子與鏐遊時時貸其窮乏及鏐貴
辟起為賓客

肉不稱骨

袁天罡相峯文本曰學堂瑩夷曾過其目故文章振天下
首生骨未成自前而視法止三品肉不稱骨非壽兆也

唇不着齒

仇池筆錄歐陽公嘗曰少時有僧相我耳白於面名滿天
下唇不着齒無事得謗其言頗驗

鼻下黑氣

見江婁師德事又江淮間有術士姓吳者有人將赴宏詞
科謁之術士曰公頭上燄光高二丈必登高第後果然

頭上黃氣

雜志江南有一節使命其妻三羣婢中令相者辨之相者
曰夫人頭上有黃氣者是又令拖工火兒雜立使辨之曰
面上有水波者是

姿相奇麗

唐季勳選將必姿相奇麗福艾者遣之人問其故答曰命
薄之人不足與成功名也

丰神特異

見狀元

來濟易顛

唐高智周郝處俊來濟孫處約皆客石仲覽家覽使相者

瓚音改

相之相者語曰高之賢君不及見來早顯而未躋郝顯而壽吾聞速登者易顛徐進者少患後果如言。

陶穀不顯

陶穀少時夢數吏捧符換眼吏附耳曰求錢千萬穀不應又云錢五百安第二眼復不答吏曰止安第三眼即以彈丸納眼中既覺眼色深碧後有道士陳子陽善相謂穀曰賢人骨相奈一雙鬼眼必不至顯位。

果贈僕射

歸田錄唐程行謔為陳留尉有老人言其官壽從今以後年至九十餘官至御史大夫及僕射程後果為御史大夫九十餘卒贈僕射

必主王封

歸田錄張堯封家甚貧或相之曰視子之相不過幕職然骨貴必主王封後堯封進士及第終幕職竟以其女温成皇后貴累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封清河郡王。

眷將

五代史術士崔玄豹以相法言人事多中莊宗尤信重之以為北京巡官時明宗為內衙指揮使安重誨欲試玄豹乃使他人與明宗易服而坐明宗於下召玄豹相之玄豹曰內衙眷將也此不足當之乃指明宗於下坐曰此是也因為明宗言其後賢不可言及明宗即位思玄豹相術之神召至京師趙鳳諫曰好惡上所謹也今陛下神其術而

召之則傾國之人皆將奔走吉凶之說明宗遂不復召。

顯官

見隱士

廝役皆賢

宋太宗召陳搏問以伐河東之事不答出師果無功搏還
華山數年再被召謂帝曰河東之事今可矣遂克太原帝
以其善相人也遣詣南衙見真宗及門亟還帝問其故對
曰王門廝役皆將相也何必見王故建儲之議遂定。

子孫不衰

宋韓叅政億李叅政若谷王丞相隨未第時同讀書于嵩
山法王寺有一男子自言善相曰王君宰相才也韓李二

君皆嘗為執政王君官雖高子孫不及韓李之盛後韓叅
政之子絳纒自為宰相維為叅政李叅政之子淑領三院
學士有文名兩家官學至今不衰而王丞相之後微矣

喉骨太高

凍音速凍水記聞初王旦與錢若水同直史館有僧善相謂若水
曰王舍人他日位極人臣富貴無比若水曰王舍人面偏
而喉骨太高如何其貴也僧曰作相之後面當自正喉骨
高者王自奉養薄耳後果如言面自正

頭骨不正

李壁荆公詩注李士寧道人蓬州人先得塗氏所藏軒轅
山鏡洞見遠近蔡名謨學士以道自任聞先生名望風思

聖傳上

之君謨一夕夢為虎所逼有一人救之虎既去其人謂君謨曰公賢人也但頭不正乃以手為按之曰頭骨已正矣及夢覺頭尚痛翌日先生謁君謨謂曰夜夢頗驚擾否君謨愕然視其狀乃夢中逐虎正骨者遂異之後出守閩中先生經由謁君謨君謨因告先生曰久患目疾不愈昨夜夢龍樹菩薩先生即于袖中出膏本視之一如夢中所見先生乃瞠目視君謨須臾兩目豁然明快。

若水魚仙骨

宋錢若水字淡成見陳希夷於華山希夷與一老僧擁地爐坐僧視若水久不語以火著書灰作做不得三字徐曰急流中勇退人也後若水再往希夷曰吾始見子神觀清

粹可學神仙見之未精特召此僧決之渠云子無仙骨但可作貴公卿耳後若水登科官至樞密副使年四十而致仕老僧者麻衣道者是也。

王顯無賢相

見故人。

食胡漢祿

王盡清話宋真宗初為開封尹呼一術者且瞽令張者夏守贊楊崇勳輩揣聽聲骨或中或不王王繼忠瞽者駭曰此人可訝半生食漢祿半生食胡祿真宗笑而遣之繼忠復為高陽總管咸平六年與虜戰遂陷虜虜以其姿儀雄偉以女妻之偽封為吳王改姓邪律終於虜。

贊音贊

得州縣官

百家詩話。宋蘇子美謫居吳門。謁一相僧。僧曰。侯寢方可觀。一日子美熟睡。僧揭帳視之。但云來也。曷。吳人語甚為曷。子美扣之。乃曰。得一州縣官肯起否。子美冀復召用。聞言不樂。後果復湖州長史而卒。

非庸人相

唐李珣舉明經。李絳曰。子日角珠庭。非庸人相。明經碌碌。非子所宜。又有道者相顏真卿曰。子骨可度。但不宜沉名宦海。

有宰相哭

宋錢若水遇異人傳相法。後以傳楊大年。大年嘗謂章郇

公張士遜皆古宰相器。後果如言。

李寬三無

金華子李寬為常侍。有門下士姓盧善相。相寬曰。據其面部。所無者三。無子。無宅。無塚。公有數子。皆先公卒。有宅未嘗還鄉居。死于池州。乘舟歸。舟破。沉其骨。

欽若十全

宋王欽若卿薦赴闕謁錢希白。時錢以才名獨步館閣。適延一術士以考休咎。不通賓客。欽若局促門下。因厲聲詬闈人。術者遂聞之。謂錢曰。不知何人耶。若形聲相稱。世無比。錢召見之。而欽若神貌踈瘦。復翬頭。舉止山野。錢蔑視之。術者踈然側目。瞻視欽若起。術者稱嘆曰。人中之

卷之十九
十九
脊有此十全者。錢戲曰。中堂內。便有此等宰相乎。術者正色曰。此人若為宰相。則天下康富。君臣相得。至死有慶。而無吊。所不全者。但無子而已。錢又戲曰。他日將陶鑄吾輩。手術者曰。恐不在他日。即日可得。願公無忽。後希白為翰林學士。而欽若已真拜相矣。後封冀公。

長身瘦面

宋周益公長身瘦面。狀如野鶴。在翰苑多年。壽皇一日燕。囉音當告嘆曰。好一箇宰相。但恐福薄耳。益疑其相也。一老璫在囉音罷旁奏曰。官家所嘆。豈非周必大乎。臣見所畫司馬光像。亦如必大清臞。上為之一笑。未幾必大登庸。為太平宰相。出鎮長沙。退休。又享清閑之福。十有餘年。方卒。

河目海口

宋洛人陳去非。河目海口。大耳聳峰。識者知其為賢相人也。徽宗時為叅政。

伏犀貫腦

袁天罡見張行成與馬周曰。馬君伏犀貫腦。背若有負。賢驗也。近世君臣相遇。未有及公者。然而面澤赤而耳無根。後骨不隆。壽不長也。張君晚得官。位終宰相。岑文本謂周曰。焉有火色。騰上必速。恐不能及。後至四十八歲而卒。又朱建平相書。額有龍犀入髮。左角日。右角月者。王天下。

騰蛇入口

唐裴晉公質狀。形小。有僧相之曰。郎君騰蛇入口。若不至。

山堂集卷之十一
資。即當餓死。一日遊香山寺。有婦人以父被罪。假得玉帶。楯帶一。以賂要津。真于欄楯。忘收而去。度拾得還之後。相者見之。驚曰。必有陰德及物。前途萬里。非某所知也。度果登相位。

○堪輿家

易曰。俯察乎地理。詩曰。相其陰陽。書曰。乃卜澗水。東。灋水西。惟洛食。

形來勢止

郭書。山之不可葬者有五。氣因土行。而石山不可葬也。氣因形來。而斷山不可葬也。氣以勢止。而過山不可葬也。氣以龍會。而獨山不可葬也。氣以生和。而童山不可葬也。又

云。勢來形止。是謂全氣。人主氣之地。當葬其止。勢若不來。氣不至。形若不止。氣不聚。

神藏殺沒

集解。水去終不如水朝。水朝又不如水聚。蓋水是動物。其來去上面。恐帶殺神。或主湍急。惟到囊聚處。則神藏殺沒。又且無聲。故言。經曰。朝山不脫水。無聲。此是山家第一靈。又朱仙桃云。有案須端止。無山要水朝。

正龍傍龍

凡自主山上。發出四五枝龍來。若須合仔細辨認。一枝是正龍。受穴之山。若是正龍。自出身以來。到過度處。兩邊必有峰起。遮護。不令風吹雨射。仍行動屈折起伏。頭面端嚴。

秀麗手脚光彩圓淨自然與眾山不同眾山高大此低小
眾山低小此高大且兩邊山之情勢皆似顧定我身不敢
離動別去之狀其傍龍山若不是住在穴後為正龍作送
托夾室之類必是遠出穴前壓取左右數源之水聚在面
前為正龍穴作明堂及作護闌案山之類故辨認真龍只
看數源之水聚在何處自然四表六證分別得正龍與傍
龍出也凡辨賢賤龍大槩亦同又郭書云重岡疊阜羣隴
眾支當擇其特大則特小小則特大謂眾山大則取其小
者為特眾山小則取其大者為特也

生氣旺氣

李淳風小卷山之發腦處為生氣生氣則未成發足處為

旺氣旺氣則未伏窮絕處為絕氣絕氣則已息枝蔓氣為
散氣散氣則無歸歇側處為敗氣敗氣則多離孤弱處為
死氣死氣則多暴所不用也又集解山因氣而行內氣冲
和則外形溫潤內氣絕滅則外形涸燥夫葬者乘生氣也
生氣者乃地中之氣也既無生氣葬之奚益故善葬者必
察其外形而知其內氣水流於外謂之外氣氣行地中謂
之內氣

一候

魯公曰來山一起一伏為一候候者五里也至十二年之
吉凶

三停

凡地之吉穴有三。天穴。人穴。地穴是也。所謂三停取穴者。如左右山低。應案山又低。須就財祿山而點地穴。不可貪遠山而點天穴。人穴也。如點天穴。則左右應案四山皆踏落在脚下。而財山不上手也。主資財耗散。子息伶仃。若左右山高。應案山又高。大都遮蔽了前山。須取前山分明處而點天穴。不可怕穴高水跌。及玄武嘴長。而反點人穴。地穴也。如點人穴。則四山欺壓過眼。主子孫頑鈍。福祿不旺。如點地穴。則四山愈見壓到本穴。主子孫衰弱。又則人財兩絕。如四山不高不低。則當截財祿山而點人穴。不可怕玄武長。與水跌。而反點地穴。又不可貪遠山而點天穴。蓋地穴雖是下財祿。不退然不能大興發。又不能得久。

又壓了人丁。天穴高。則財祿低。主善退財產。或主離鄉。後人落針點穴。不可不深思而詳審也。

朱雀翔舞

郭書。朱雀翔舞。蓋謂前山相向而集。勢若翔舞也。又曰。朱雀不舞者騰去。其謂不舞者。前山背也。背則無情。無情者。不顧主而去也。

白虎蹲踞

郭書。青龍蜿蜒。白虎蹲踞。虎踞謂之啣尸。龍繞謂之疾主。

如瓜如瓠

地之左臂為青龍。須要如瓜如瓠。壯大光淨。彎環有情。地之右臂為白虎。其狀覺雄壯而軟媚。如瓜如瓠。亦抱內向。

蜿蜒皆
延

又要不昂硬欺龍不返肯飛走乃為上上。

如倉如庫

凡後龍起主行龍來做形穴其節節枝脚垂落盡頭要如倉如庫如立馬如展旗如頓鼓如排衙如印如交牀皆順護有情不返不逆主大富貴又云凡後龍枝脚返逆尖射飛走而後去者名曰逆龍不可葬。

纏托送從

楊松筠曰凡大地必有纏托送從之山送從托山只在穴後任惟纏山要纏遶龍虎前然又須逆水纏遶為佳若順水纏又不足取也。

少中老盡

李淳風曰地以少中老盡四節定之有盛於少者有旺於中者有歸於盡者有全於老者尋地須以少中為上老盡次之曾氏所謂祖山主山下穴即盛於少也中腰穴即旺於中也盡龍穴即老盡也又謂盡處不作穴即老盡不足用也。

爭龍爭主

范越鳳曰千山萬水最難狀中有來龍為主將前峰磊落盡拱揖端然一穴龍頭上忽若破碎無定形爭龍爭主休尋訪注云羣山雖多必有一山為主一山為賓如有兩山入路而無賓主之情者謂之爭龍爭主之地主大凶。

接雄接雌

山堂長考 卷二十一 葬
松筠曰。雄回便要。有龍度。左水盤桓。顧左。妳安墳。趨接雄。富貴水無窮。雌反便要。白虎西畔。水來助。右妳安墳。趨接雌。富貴此中居。又李淳風云。雄就雌者。取其雌。雌就雄者。取其雄。雌雄相就。則無取之。

山朝水聚

松筠曰。尋龍之法。先求氣脉。取穴之法。先定明堂。蓋氣脉真。則衆山朝。明堂正。則諸水聚。

山飛水走

凡地有結在窮源狹坑之所。大山之脚者。雖四顧有情。水城皆合法度也。只是小可之地。縱得一代衣祿。亦出人頑鈍。其故何也。蓋為坐山未經博換。其狀粗猛。無媚麗之態。又且山山奔走出。去。全無閃閃。故水亦隨之而直出。此古入所謂山飛水走者。此也。

當致天子

晉郭璞嘗為人卜葬地。明帝微服往觀之。因問主人何以葬龍角。法當滅族。主人曰。郭璞云。此葬龍耳。不三年當致天子。帝曰。出天子耶。答曰。能致天子問耳。帝甚異之。又郭璞以母憂去職。卜葬地於暨陽。去水百許步。人以近水為言。璞曰。當即為陸矣。其後沙漲。去墓數百里。皆為桑田。

不利長子

梁昭明太子葬其母丁譽嬪。求墓地之吉者。葬畢。有道士云。此地不利長子。若厭之。或可少延。

氣脉不連

韻府續編唐張說市宅浮屠泓戒無穿東北隅一日僧怪宅氣索然視隅有坎文餘驚曰公富貴一世而已諸子將不終說欲平之泓曰客土無氣與地脉不連譬身有瘡痛補他肉無益也後諸子皆以賍汚見斥

痛音委

山水相夾

撼龍經問君疑龍何處難兩水之中必有山兩山之中必有水山水相夾是幾源假如十條山同聚必有十水歸一處其間一水是出門九水同來作門戶

頓鼓展旗

凡曰主山者後龍離卻祖山發跡迢迢堆跌行來如生蛇

之渡水如啄木之飛空或三五里或十數里忽然跌斷或如絲或如線或如蜂腰或如鶴膝或過田渡水卻頓起一高高大大之山出乎眾山之表者即是其狀或如筆蓋三台或如御屏天馬或如翬人文筆或如頓鼓展旗或如筆架半月或如方圓圓鐘之類自此發生龍去或三四節內作穴是也

用針着艾

大凡點穴乃地理家第一難事故前賢謂點穴之法如用針如着艾蓋針灸而不得其穴非惟無益於病或至誤燒了皮肉悞針了筋脉反生他病

駝負

宋蔡京字元長閩之仙游人父淮葬臨平山山為駝形術家謂駝負重乃行遂作塔山頂以浙江為帶水秦望為案山

龍守

唐世說開元十五年正月集賢學士徐堅請假往京兆葬其妻岑氏開兆域之制于張說說曰墓而不墳所以反本也三代以降始有墳之飾斯孝子永思之所也禮有賢賤升降之度俾存沒之道各得其宜長安神龍之際有黃州僧泓師者能通鬼神之意而以事叅之僕嘗聞其言猶記其要墓欲深而狹深者取其幽狹者取其固平地之一丈二尺為土界又一丈二尺為水界各有龍守之土龍六

甕音靈
甕音秋
甕音慈
甕音卻

年而一暴水龍十一年一暴當其隧者神道不安故深二丈四尺之下可設窰又墓之四維謂之折壁欲下濶而上斂其中頂謂之中樵欲俯斂而傍殺墓中不置甕甕瓦以其近於火不置黃金以其久而為怪不置朱丹雄黃白石以其氣烈使墳上草木植而不潤鑄鐵為牛豕之狀可以禦二龍玉潤而潔能和百神置之墓內以助神道僧泓之說如此皆前賢所未達也桓魋石槨王孫裸葬奢儉既過各不得中近大理卿徐有功持法不濫人用賴焉及其葬也儉不踰制將穿墓占曰必有異應以旌若人果得石堂其大如釜中空外堅四門八牖占曰此天所以助有德也置其墓中其後終吉後優詔褒贈寵及其子開府王

山堂集考 卷二十一 雜
同皎以外戚之賈墳墓踰制祿服明器羅列十里墳土未
乾家毀子歿殷鑒不遠子其擇焉

玉杯金碗

唐泓師謂李言甫宅其地形為玉杯玉杯一破無復完全
牛僧孺新昌宅如金碗金碗或傷庶可重製

玉印金箱

玉印形如破碎非瞽目則傷胎金箱頭若高低非煙包則
灰袋按印居明堂中名難在山帶石破碎名瞽目山金箱
形小巧方長若高低欹仄名煙包山拖脚名灰袋山王火
災

○卜筮家

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
龜古今占候卜筮通謂之日者非但史記有日者
列傳而已柳宗元曰卜者世之餘伎道之所無用
也聖人用之蓋以政陋民也

握粟

詩小雅哀我填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有何能穀

供爇

周禮春官箠氏掌供爇契以待卜士注云爇灼龜之木契
開龜之鑿

三兆

周禮春官大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

雜音

山堂集考

卷二十一

三

三十一

去聲

兆。玉兆。兆之豐罇如王。屬陽。瓦兆。兆之豐罇。暴裂如瓦。屬陰。原兆。兆之豐罇折裂如原田。陰陽雜也。又有卜師掌開龜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四曰弓兆。

九筮

周禮筮人掌三易辨九筮之名。三易。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九筮。一曰巫更。二曰巫咸。三曰巫式。四曰巫目。五曰巫易。六曰巫比。七曰巫祠。八曰巫參。九曰巫環。以辨吉凶。

敬鬼神

禮曲禮。卜筮者。先聖王之所以使民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決嫌疑。定猶豫也。

法天地

史記卜法天地象四時。

龜從筮逆

洪範。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汝有大疑。謀及卜筮。龜從筮。從是之謂大同。龜從筮逆。作內凶。作外吉。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筮短龜長

左僖四年。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公弗聽。注云。物生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滋。有滋而後有數。龜象也。筮數也。象先故龜為長。數後故筮為短。

孔愀

家語。孔子嘗自著而卦得賁。愀然有不平之狀。子張進曰。賁是吉卦。夫子色不平何也。孔子曰。山下有火賁。非正色也。

顏笑

衝波傳。孔子使子貢往外而未來。謂弟子兆之。遇釜。皆言釜魚足不來。顏子掩口而笑曰。無足者。乘舟而來。賜至矣。清朝。子貢果至。

獲晉

左傳十三年。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涉河。晉侯車敗。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

代陳

左莊二十三年。陳厲公生於仲。周內史巫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

蛇走

東漢馮緄拜隴西太守。綬笥有兩赤蛇分走。許曼筮曰。二歲當為邊將官。有重名。五年果為大將南征。

狐嗥

晉淳于智能易筮。譙人夏侯藻母病。將詣智求卜。忽有一狐當門。向之號怖。藻馳見智。智曰。君速歸。在狐嗥處。拊心啼哭。令家人驚怪。大小畢出。如一人勿出。哭勿止。藻如其言。母亦扶病出。堂屋五間。拉然而崩。

言多誇嚴

史記司馬季主卜于長安東市。宋忠賈誼俱出休沐相從論議。誼曰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醫卜。試之卜肆中以觀米。二人同輿之市。謁季主曰吾望先生之狀聽先生之言竊觀于世未有也。今何居之卑。何行之污。季主捧腹大笑曰夫子何以卑污長者。二君曰卜者多言誇嚴以得人情。虛高祿命以說人志。擅言禍災以傷人心。矯言鬼神以盡人財。厚求拜謝以私于己。此吾之所耻。故謂之卑污也。季主曰昔先王之定國家必先龜策日月而後乃敢代家產子。必先占吉凶。後乃有之。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越王勾踐倣文王八卦。以破敵國。

霸天下。由此言之。卜筮有何負哉。

言依忠孝

漢嚴遵字君平。賣卜于成都市。以為卜筮賤業也。而可以惠眾。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龜筮以為言。與人子言依于孝。與人弟言依于順。與人臣言依于忠。各因勢導之以善。日裁閱數人。得百錢。足以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楊雄少從之遊。

主人將去

漢賈誼謫長沙三年。有鵲飛入其舍。止于坐隅。發書占之。曰野鳥入室。主人將去。

少君當封

山堂集卷二十一 三

外戚傳竇廣國家貧為人所掠賣為主入山作炭時寒臥岸下百餘人俱被岸崩壓死獨少君得脫卜者曰當封侯及竇后立果封侯。

釋策而謝

離騷屈原既放三羊心煩意亂不知所從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先生決之詹尹乃端策拂龜曰君將何以教之原云吾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泛泛若水中之鳧乎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寧與黃鵠比翼乎將與雞鶩爭食乎詹尹乃釋策而謝曰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

懸綬而逃

東漢王宗以賣卜自奉安帝以博士徵之宗耻以占驗見知懸綬于縣庭而逃。

操金

戰國策鄒忌為相田忌為將不相悅鄒忌以告公孫閼閼使人操十金而卜于市曰我田忌人也吾三戰三勝聲威天下欲為大事亦吉否卜者出閼因令捕卜者而驗其辭于王前田忌遂走。

投瓦

南部新書西京壽安縣有墨石山神祠頗靈祠前有兩瓦子過客投之以下休咎初為吉覆為凶又巫俗擊瓦觀其文理曰瓦卜以定吉凶。

季布得屯

楚人季布初匿于濮陽周氏漢購之急布欲出走卜得水雷屯解曰屯者難也先難後利之象。

蔡順得需

樞音甚漢蔡順事親孝遇歲饑盜起順將出野外拾桑椹供母占得水天需解曰需者須也雲行于天見損不前將身有厄恐被勾連先凶後吉舟行大川果遇赤眉賊欲殺之順泣曰老母餓在堂望稍容片時送此歸奉母即來就死賊憐其孝反以米肉與之奉母。

助善

史記自古聖王將建國受命興動事世何嘗不寶卜筮以

助善塗山之兆從而夏啟世飛燕之下順故殷興百穀之筮吉故周王。

全身

史記褚先生曰從古以來賢者避世有居止舜澤者有居民間閉口不言者有隱居卜筮以全身者。

京房起卦

漢京房卜易卦以錢擲以甲子起卦。

郭公授囊

晉郭璞博學高才工詞賦時有郭公者客居河東精于卜筮郭璞從之受業公以青囊中書九卷授之由是洞知五行卜筮之術占驗甚多後璞門人趙載嘗竊青囊書為火

所焚璞撰洞林新林卜韻爾雅註數十篇又註三蒼方言
山海經楚詞詩賦數十萬言避地過江晉元帝重之以為
著作郎

兆得大橫

史記高后崩陳平等使人迎代王代王報薄太后計之猶
與未決卜之龜兆得大橫占曰大橫庚庚余為天王夏啟
以光注云大橫龜兆橫理也庚猶更言以諸侯更帝位也
筮得奇瑞

唐明皇初兼潞州別駕來朝京師將行使術士韓禮筮之
著一莖不然獨立禮驚曰將立奇瑞非常也不可言又五
代史初晉高祖以太原拒命廢帝遣兵圍之勢甚危急命

馬重績筮之遇同人曰天火之象乾健而離明夫健者君
之德也明者南面而嚮之所以治天下也同人者人所同
也必有同我者焉易曰戰乎乾乾西北也又曰相見乎離
離南方也其同我者自北而南乎乾西北也戰而勝其九
月十月之交乎是歲十月契丹遂助晉擊敗唐軍晉遂有
天下

命罰爵

晉獻公飲大夫酒命司正實爵與史蘇曰驪之役爾云勝
而不吉夫克國得妃吉孰大焉故罰汝對曰卜不中罰不
中

不奪精

史記宋忠賈誼相謂曰夫卜而有不審不見奪糈為人主計而不審則身無所處父之宋忠使匈奴不至而還抵罪而賈誼為懷王傅王墮馬費誼不食毒恨而少注云糈精米所以享神乃卜者求神之米也

卜失牛

管輅為鄰婦卜失牛云當在西面窮丘中懸頭向上果于丘塚得牛又葆光錄刻人葉簡善卜筮凡有賊盜皆知其姓名有鄉人失牛卜之曰占失牛已被家邊載上州欲知賊姓一斤求欲知賊名十千頭乃鄰人丘甲也

卜盜鹿

管輅又為人卜盜鹿曰汝巷中第三家也伺無人時密發

其東第七椽以瓦子着下當送還人如其言其夜盜者父病詣輅卜令擔鹿皮肉著故處自愈盜如言輅乃令鹿主舉椽棄瓦盜人病果愈也

斫狐絕火

管輅在田舍主人患失火輅卜曰明日南陌上有一角巾生駕黑牛故車可邀留之主人如言生不得已留宿然意欲音忽不安以為畜已乃把刀出門倚積薪假寐歛有一物如獸手中持火生舉刀斫腰視之乃狐也自此火遂絕

呼雉卜年

東海有女國每十月令巫持酒物呼鳥至雉入懷中剖視有五穀者主年豐有霜雪者主災害謂之鳥卜北戶錄曰

邕之南有雞卵卜。又除夜及將發船皆殺雞擇骨為卜。雞卜法用雞一狗一。生祝訖即殺雞狗煮熟祭之。獨取雞兩眼骨上有孔裂似人物形則吉。又小說雜書有虎卜紫姑卜牛蹄卜。

炙骨

燕北雜記契丹行軍不擇日。用艾和馬糞于白羊琵琶骨上炙炙破便出不破即不出。一云韃韃占卜每用羊脾骨以鐵錐錐之視其兆折以決大事。

觀蹄

遼東志累扶餘國有軍事則祭天殺牛觀蹄以占。解者為凶合者為吉。

厄在彭城

魏一者顏惡頭自言厄在彭城。後遊東都逢彭城上爾朱仲遠將伐齊神武于鄴。召惡頭令筮。惡頭野生不知避忌。高聲言大惡。仲遠怒其沮衆斬之。

禍在江南

珣音許卜珣少通易。郭璞見而嘆曰吾所弗如也。奈何不免兵厄。

珣曰吾大厄在四十一為卿將當受禍耳。吾亦未見子之令終也。璞曰吾禍在江南。其營之未見免兆。珣曰子勿為公吏可免。璞曰吾不能免公吏猶子不能免卿將也。後珣為劉聰軍將敗死于晉陽。而璞亦以公吏為王敦所殺。又按綱目王敦見晉明帝遣王導討之甚怒而病轉篤。將舉

兵使郭璞筮之。璞曰：無成。敦素疑璞助溫嶠。又問吾壽幾何。璞曰：明公起事，禍必不久。若任武昌，壽不可測。敦大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今日日中。敦乃收璞斬之。

卜木破天

王敦謀反，夢將一木，上穿破天。詣許真君卜之。卜曰：此是未字，君未可動耳。

卜柳仆地

唐柳元宗自永州司馬召至京師，詣卜者問曰：余柳姓也，非夢柳樹仆地，其不祥乎。卜者曰：生則柳樹，仆則柳木，木者，牧也。君其牧柳州乎。卒如其言。

郭璞滴精

郭璞洞林，靈遠將軍景則姊病四十餘年。吾卜之，得明夷小過，按卦當取獨蹄猪畜之。如豕，畜猪後，婦人方睡，見一丈夫衣服盡黑，婦人呼其來前不肯，言有所畏，遂泣而去。果者歲病遂少間。吾嘗論此事，婦人之病，烏精為祟也。烏日禽，猪月畜，水火相忌，自然之數。取太陰之伏物，消太陽之飛精，日中烏三足，故以獨足者當之。

葫蘆知禍

劇譚錄：唐實廷芝與卜者葫蘆生相善。一日謂實曰：君家禍將至，非遇黃中君，鬼谷子將不可救。廷芝物色求之，得李鄴侯，必傾家結之。未幾朱泚亂，廷芝陷賊，及事平，德宗命誅之，必以前事上聞得免。

破甕得婦

六帖。有人失妻。嘗轄卜之。令明日于東陽城門候擔豚人。牽與共鬪。其豚走逸。即共追之。其人如言。豚入舍。突破。主人甕。其婦從甕中出。

折夢獲奴

唐杜生善占易。有亡奴者。問所從。曰。自此行逢使者。驟馬其鞭。若不可。則以情告。其人果值使者。如其語。使者曰。去鞭。吾無以進馬。可折道傍。夢代之。其人乃往折夢。奴伏其下。獲之。

書版

晉隗始善易。臨終。書版授其妻子。曰。後雖大荒。勿賣宅。吾

亡後五年。當有訛使姓虜者來此亭。此人負吾金。即以吾所書版索之。至期。妻齎版詣使者。使者惘然。沉吟良久。乃悟。取著筮卦。卦成。曰。妙哉。隗生。吾不負金。賢夫自有金在耳。知吾善易。故書版以寄意。金有五百斤。盛以青甕。埋在堂屋下。去壁一丈。入地九尺。妻掘之。乃得金如卜焉。

墜梁

唐袁天罡占卦。能知前後五百年事。其妻謂曰。汝占後世子孫榮枯若何。罡占之。至十世孫某極貧。妻曰。有救助否。罡又占得本府太守于某年月日時。有墜梁之厄。即寫一書。以朱厘盛之。封鎖。置家廟中。厘外留字。以示子孫。傳流不得擅動。付與第十世孫某。于某年月日時。將此厘送本府。

太宗令伊起身下堂親受。後至十世孫果極貧。忠祖言于某年月日時將匣送府堂階下。令太守起身自授。方下階。堂上梁朽墮下。公座打碎。開匣視之。有一帖云。爾救我十世孫之貧。我救爾墮梁之厄。太府俯伏拜謝。薦其孫入仕。

卜得父墓

趙於歷襄城。守鄧州。官為斂葬。後十七年。子夾章始壯。自襄陽往求其喪。不得。野哭。再憇旬。卜人秦謂為筮曰。金食其墨。而火以燬其墓。直丑。在道之右。南有資神冢。士是守。宜遇西人深目而髯。乃得其寔。明日老人過其所。問之。得於墓直社北。遂歸葬。

占得祖地

溫大雅改葬其祖。卜人占其地曰。第則吉。不利于君。若何。大雅曰。如子言。我含笑入地矣。歲餘果卒。

無勞著龜

晉顏含為光祿勳。以老遜位。郭璞嘗欲為之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己。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著龜。致仕二十餘年。九十三歲而卒。

圖在精誠

陸龜蒙雜說。季札以樂卜。趙孟以詩卜。襄仲歸父以言卜。子游子夏以威儀卜。沈尹氏以政卜。孔成子以禮卜。其應也。如響。無他。圖在精誠而已。不精誠者。不能自卜。况吉凶他人乎。

馬周得晉

唐馬周欲求仕。將進策于帝。狐疑未決。卜得火地晉。解曰。晉者進也。蓋居官益位。利見王侯之象。周竟以策獻之。拜為上相。

李綱得鼎

李綱在隋仕宦不進。筮之得鼎。卜者曰。君當為御輔。然待易姓。乃得如志。若仕不知退。折足為敗。故綱後雖顯于唐。數稱疾辭位去。

知微韻語

酉陽雜俎。唐天寶末。處士錢知微。嘗至洛陽。遂榜天津橋。華表柱云。賣卜一卦帛十疋。居一日。有賢公子讀榜。命取

帛如數十焉。錢命著布卦曰。予筮可期一生。君何戲為。其人曰。卜事甚切。先生誤乎。錢云。請為韻語。曰。兩頭點上。中心虛懸。人足踏殿。不肯下錢。其人本意以買天津橋。紹之也。其精如此。

方生疏辭

吳越備史。錢元懿終年六十六。初元懿之為新定也。有士方生。時人號為龜精。嘗疏卜辭以貽元懿。曰。太一接天河。金華寶貝多。若年六十六。別處下經過。至是皆如其言。

預定狀頭

續定命錄。唐太原王陟。貞元初。應進士舉。時京師有善筮者。號垣下生。陟從筮焉。生卦成。久不復言。又大嗟異。謂陟

曰據此卦。郎君後二十三年及第。是歲狀頭。更兩年而生。郎君待此人應舉。然後同年及第。某所以訝之。後累舉不第。比張弘靖舍人知舉。陟及第。榜出。復于禮部南院序列。叅主司各通姓名。見首三卷。乃常瓘也。陟忽憶垣下生之言。試問其年。常答云。某春秋十九年。陟遽應之曰。先輩所隱祇二年。何不誠如是。且先輩貞元四年生。瓘矍然。陟乃取垣下生所記示于眾。眾大驚。瓘由此以實告。

連遇宰相

宋范蜀公家求曰。張鄭公嘗謂予曰。某舉進士時。與寇萊公遊相國寺。請一卜肆。卜者曰。二人皆宰相也。既出。逢張相齊賢。王相隨。復往詣之。卜者大驚曰。一日之內。而有四

人宰相。四人相顧一笑而退。因是卜者日消聲。亦不復有人問之。卒窮餓以死。而四人者。其後皆為宰相。公欲為之作傳。未果。

事必有成

晉溫嶠欲討王敦。令郭璞卜。已與庾亮吉凶。璞曰。元吉。嶠曰。景純每筮不敢盡言。今日元吉。是事有成也。乃與亮協謀滅王敦。

去宜及早

宋元豐中。王荆公乞罷機政。神宗未許其去。公喚老僧化。成為作。課更欲看命。化戒曰。三十年前與公看命。仕至宰相。復何問命。公曰。但力求去。上未許。只看旦夕便去得。

不。成。曰。相。公。得。意。濃。時。正。好。休。要。去。在。相。公。不。在。上。不。疑。何。卜。公。悵。然。嘆。服。去。意。遂。決。

山堂肆考技藝第二十二卷

○師巫

男巫掌望祀望衍授號。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說

文男曰巫。女曰覡。

舞雩

周禮司巫掌羣巫之政令。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國有大災則帥巫而造巫恒。

守瘞

周禮司巫凡祭事守瘞。注云祭而埋瘞祭之終也。師巫守之禮畢乃去。

下招魂鬼

見音亦

山堂肆考 卷二十二 師巫

宋玉招鬼賦帝告巫陽曰有人在。在下。我欲輔之。魂魄離散。汝巫予之。巫陽乃下招曰。魂兮歸來些。

預知死生

莊子曰。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

用雞為卜

漢郊祀志。東歐王敬鬼。壽一百六十歲。迺命粵巫立粵祝祠。而以雞卜云。武帝信之。粵祠雞卜自此始。

召虎登壇

神巫能結壇。召虎令登壇。人有罪者。虎傷之。無罪者。虎不顧。

聘娶良女

見縣志上。

詐怖愚民

漢第五倫拜會稽守。會稽俗多淫祀。民常以牛祭神。倫移書屬縣。曉告百姓云。巫祝有依託鬼神。詐怖愚民者。皆案論之。有妄屠牛者。吏輒行罰。後遂斷絕。

作蠱埋宮

漢武末年。衛后寵衰。江充用事。與太子衛后有隙。乃使胡巫作桐木人埋太子宮。充因白言宮中有蠱氣。遂至太子宮掘蠱。得桐木人。帝遂廢太子。

挾邪入禁

挾邪入禁

見宗族。

家不用巫

顏之推家訓。吾家巫覡符章。絕于言議。汝曹所見。勿為妖妄。

疾不呼巫

李世勣有疾。家欲呼巫。不許。

求婚

唐棣王琰妃常氏。以有過置別室。乃求巫者。密置符于琰履中。以求婚。

祈豐

唐羅隱曰。荆楚人淫祀者多矣。有巫頗聞於鄉閭。其初為

人祀也。筵席尋常。歌迎舞將。祈疾者健起。祈歲者豐穰。其後為人祀也。羊猪鮮肥。清醑滿卮。祈疾得以祈歲得饑。里人忿焉。而思之未得。適有言者曰。吾昔游其家也。其家無甚累。故為人祀。誠心罄乎中。而福亦應乎外。其昨必散之。其後男女蕃息焉。衣食廣大焉。故為人祀。誠不得罄於中。而神亦不歆乎外。其昨且入其家。是人非前聖而後愚。蓋牽於心而不暇及人耳。以一巫用心尚爾。況異於是者乎。禁其惑人。

唐陳子昂上言。巫覡營惑於人者。禁之。

勤以為農

宋陳希亮知長沙縣。毀淫祠數百區。勤巫為農者七十餘。

家

厭怪

劉文靖家數有怪。召巫夜披髮。斬刀為禳厭。

敗釀

容齋隨筆。襄陽鄧城縣巫師。能用妖術。敗酒家所釀。凡開酒坊者。皆畏之。

○尅擇

史記占候時名。通名日者。

疾日忌舉樂

檀弓。乙卯不樂。注云。祭以乙卯日。死。討以甲子日。死。謂之疾日。故君不舉樂。

灾月不上官

今之上官者。多忌正五九月。或謂宋朝火德。火生於寅。旺於午。墓於戌。此三箇月。謂之灾月。官員例減祿料。無羊。故謂之無羊月。衆皆避之。又武德詔。此三月不行死刑。禁屠殺。

葬母不問

東漢郭鎮傳。河南吳雄。少家貧。喪母。營人所不封土。擇葬其中。喪事趣辦。不問時日。巫者皆言當族滅。雄後致位司徒。子孫三世廷尉。

納石無忌

晉穆帝納石。欲用九月。或謂九月是忌月。博士曹耽荀訥。

筭。竝謂禮無忌月之文。王治曰。若有忌月。當有忌歲。

脩繕忌犯土

東漢安帝時。皇太子有驚疾不安。欲避幸乳母野王聖舍。太子厨監邴吉以為聖舍新繕。脩犯土禁。不可久御。又宋容齋隨筆。今世俗營建宅舍。或小遭疾厄。皆云犯土。故道家。有謝土司章奏之文。

婚姻忌當梁

晉張華少孤貧。鄉人劉毅奇其才。以女妻焉。華嘗者感婚賦云。彼婚姻之俗忌。惡當梁之在行。俗以子午卯酉為當梁年。不可娶婦。舅姑重禁之。

惟主五行

史記褚先生曰。臣為郎時。與太卜待詔為郎者同。嘗言曰。孝武帝時。聚會占家問之。某日可娶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大吉。叢辰家曰。大凶。歷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乙家曰。大吉。辯訟不決。以狀聞制。曰。避諸凶忌。以五行為主。蓋人取於五行者也。

不忌四廢

宋武帝初。平司馬休之。加嶺南蠻校尉。將拜。遇四廢日。佐吏白改日。帝不許。

不拘反支

東漢明帝時。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表。帝聞。怪之。曰。民廢農業。遠來詣闕。復拘以禁忌。豈為政之意乎。遂蠲其制。

不思往亡

晉武帝攻慕容超諸將曰往亡之日兵家所忌帝曰我往彼亡吉孰大焉遂平廣固

不避辰哭

唐鄒公張公謹卒太宗將出次哭之有司奏曰在辰不可帝曰君臣猶父子也情感於內安有所避遂哭之

不忌甲窮

王正以六甲窮日忌不出兵鄧禹因得治兵勒衆以獲劉均

魏武破麟

後魏武討質驤太史令姚崇曰紂以甲子日亡兵家忌之

帝曰紂以甲子亡周武不以甲子勝乎崇無以對遂進軍大破之

符堅伐晉

晉符堅引羣臣謂曰吾將薄伐南裔如何左衛率石越曰今歲鎮星守斗牛福德在吳不可犯也堅曰武王伐紂逆歲犯星天道幽遠未可知也以吾之衆旅投鞭於江足斷其流

故犯妖禁

唐肅宗時司隸校尉趙興每入官舍輒更繕脩改築故犯妖禁子孫三世廷尉

不信太歲

宋董表儀家住沙河塘。欲撤屋掘土。術者言太歲方不可興工。董不信。既而掘深三尺。得一肉塊。漫漫然。人言即太歲也。董乃投諸河。後亦無禍。

彼宅之右

晉孫思邈傳。舊疑歲神在卯。此宅之左。則彼宅之右。何得俱忌於東。邈以為太歲之屬。自是游神。譬如日出之時。向東皆逆。非謂藏體地中也。

西家之東

宋建隆三年五月。詔脩大內。時太歲在戌。司天監以興工之禁。移有司。藝祖按視見之。怒問所由。司天以書對。上曰。東家之西。即西家之東。太歲何居焉。使二家皆作。歲將誰

凶。司天不能答。

興工無忌

宋嘉祐中。將脩東華門。太史言太歲在東。不可犯。仁宗批其奏曰。東家之西。乃西家之東。西家之東。乃東家之西。太歲果何在。其興工勿忌。

出行不擇

宋邵康節先生。出行不擇日。或告之以不吉。則不行。蓋曰。人未言。則不知。人既言。則有知。而必行。是與鬼神敵也。

○作畫

晉顧愷之曰。畫人最難。次山水。次狗馬。若亭閣。一定器耳。韓子曰。狗馬難。鬼神易。狗馬乃凡俗所見。

鬼神則譎怪之狀人所不見者。謝奕畫品曰：畫有六法。一曰氣韻生動。二曰骨力用筆。三曰應物象形。四曰隨類賦彩。五曰經營置位。六曰傳移模寫。

畫家三祖

晉以來顧長康、張僧繇、陸探微所畫通神。為畫家三祖。長康愷之字，小字虎頭。

畫師三竊

沙門元竊蜀人。又有李竊之居金波亭，號金波處士。又有李竊俱善畫，號畫師三竊。

誤點成蠅

吳志注：吳曹不興畫屏風，墨落點素，因就畫作蠅。既御孫

權謂是真蠅，舉手彈之。

誤筆成牛

晉書王獻之善丹青，桓溫使畫扇，筆誤落，因就畫作一鳥。

駁音博
梓音自駁梓牛甚妙。

醉中灑壁

筆談：永嘉僧釋仁善畫松。一日夢見四百條龍，自是畫松臻於神妙。每醉揮墨，醒後乃補之，形狀極於奇怪。嘗醉永嘉市中，顧竹壁，取拭盤布濡墨灑其上。來日少增脩，為狂根枯枿，人服其神。

醒後畫地

東齊記事：蜀李懷素善畫山水，雖夜中酒醒，或睡覺得意。

山堂集卷之二十一
時急起畫於地。遲明寫之。則優於平居所畫也。

迹簡意淡

名畫記。上古之畫。迹簡而意淡。顧陸之流是也。中古之畫。細密而精微。展鄭之流是也。山水之變。始於道玄。成於李思訓父子。樹石之狀。始於常偃。窮於張通。

心存目想

筆談。度支員外郎宋迪工畫。尤善為平遠山水。其得意者。有瀟湘八景。往歲小室村陳用之。亦善畫。迪見其畫山水。謂用之曰。汝畫信工。但少天趣。汝先當求一敗墻。張絹素。訖倚於敗墻之上。朝夕觀之。既又隔素見敗墻之上。高平曲折。皆成山水之象。心存目想。高者為山。下者為水。坎者

為谷。缺者為澗。顯者為近。晦者為遠。神領意造。恍然見其有人禽草木飛動往來之象。了然在目。則隨意命筆。默以神會。自然景皆天就。不類人為。是謂活筆。用之自此畫格遂進。

解衣盤礴

莊子曰。宋元君將畫圖。眾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儻者禪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儻儻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
儻音禪
禪音博
使人視之。則解衣盤礴。羸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注云。盤
羸音裸
羸音裸
箕踞之狀。羸。即裸也。東坡形容與可畫竹。詩曰。神閑志
定。始一掃。亦近此意。

執筆熟視

蘇東坡書文與可偃竹記。畫竹必先得成竹於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兔起鶻落，少縱則逝矣。與可之教予如此，予不能然也。心識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內外不一，心手不相應，不學之過也。故凡有見於中而操之不熟者，平居自視了然，而臨事忽焉喪之，豈獨竹乎。

二史百家

名畫記顧愷之陸探微張僧繇北齊楊子華隋董仲仁展子奇唐吳道子鄭虔皆以畫名顧陸張吳為五經楊鄭董展為三史餘畫為百家按道子名道玄因避明皇諱改為道子。

幽人處女

東坡書王主簿畫瘦竹如幽人幽花如處女低昂枝上雀搖蕩花間雨若人留天巧春色入毫楮懸知若能詩寄聲求妙語。

通靈

世說顧長康曾以一厨畫糊題寄桓玄家皆其所珍惜者玄乃發厨取之封題如初畫竝不存長康見之直云妙畫通靈變化而去了無怪色。

入神

唐王維字摩詰畫師入神名盛於開元天寶間豪英貴人莫不虛左以迎至畫平遠山水雲勢石色繪工以為天機

所到學者不及也。

桓玄示賓

水衡記。非好事者。不可妄傳書畫。近火不可觀書畫。向風日。正涕唾。不洗手。不可觀書畫。昔桓玄好畜法書。名畫。嘗出示賓客。有客正食寒具。以手捉書畫。大點汚玄。惋惜。移時。自後。每出書畫。輒令洗手。注云。寒具。如今之油煮環餅也。又米芾字元章。喜畜書畫。號海岳外史。

立本戒子

唐太宗與侍臣泛舟春苑池。見異鳥浴谷與波上。悅之。詔坐者賦詩。而召閣立本。作狀。閣外傳呼。閣立本。立本是時已為主爵郎中。俯伏池左。研吮丹粉。望上者羞。帳流汗。駭戒。

其子曰。吾少讀書。文辭不減儕輩。今獨以畫見名。與斯後等。若曹慎毋習之。

壁上畫驢

吳道子嘗訪僧。僧不禮。遂於壁上畫驢一頭。一夜僧房家具盡踏破。惱亂不堪。僧知是道子為之。懇塗却畫。乃已。

壁上畫馬

唐宣王善畫馬。花萼樓壁上有六馬。滾塵圖。明皇最眷愛。玉面花驄。風鬃霧鬣。纖悉備具。後壁上止存五馬。信知神物變化不測也。又名畫記。唐江都王緒。霍王元軌之子。善畫鞍馬。老杜詩云。國初已來。畫鞍馬。神妙獨數江都王。即

跟音提此。

又李嗣真畫品。北齊楊子華畫馬於壁。每夕必跟。齒長

山堂集卷之二十一
鳴如索水草號為畫聖。

蜂蝶至

葆光錄王耕善畫而牡丹最佳春日張於庭廡間則蜂蝶萃至耕本業文因畫所掩竟不成事。

雷雨垂

杜子美題韋僊雙松歌天下幾人畫古松異宏已老韋僊少絕筆長風起纖末滿堂動色嗟神妙兩株慘裂苔蘚皮屈鐵交錯回高枝白摧朽骨龍虎死黑入太陰雷雨垂。

與可畫竹

東坡詩老可能為竹寫真老可文與可也名同少以文學知名又劉道醇名畫評蜀黃筌凡所操筆皆逼真

趙昌畫花

東齋記事蜀有趙昌善畫花每晨露漙欄諦玩手中調色寫之自號寫生趙昌人謂趙畫染成驗之者以手捫摸不為彩色所隱者乃真也或云昌畫花意在似徐熙意在不似非高乎畫者不能以似不似定其高下蓋意不在似者太史公之於文杜少陵之於詩是也。

鄭虔三絕

唐鄭虔善圖山水嘗自寫其詩并畫以獻帝大署其尾曰鄭虔三絕謂畫好詩好字好也又許愷之亦有三絕。

花光三昧

衡州花光長老工畫墨梅黃山谷曰昔花光長老得墨梅

三昧如嫩寒清曉行孤山離落間但無香耳。

不服道子

邵氏錄楊惠之與吳道子同師張僧繇學畫惠之見道子筆法已至不服居其次乃學塑亦為古人第一。

不知僧繇

后山談叢唐閻立本觀張僧繇金陵畫壁曰虛得名耳再往曰近代名手三往於是寢食其下數日而後去夫閻以畫名一代與張高下間耳而猶不足以知之世之人強其不能而論能者之得失不亦踈乎。

雪裏芭蕉

筆談畫畫之妙當以神會難以形求世之觀畫者唯能指

摘其間形象位置采色瑕疵而已至於奧理冥造者罕見其人如彥遠畫評言王維畫多不問四時如畫花往往次桃李芙蓉蓮花同畫一景予家所藏摩詰畫袁安臥雪圖有雪中芭蕉此乃得心應手意到便成故造理入神迥得天意此難以俗論也。

日中牡丹

歸田錄歐公得一古畫牡丹下有貓吳正肅公一見曰此畫音播正午牡丹也其花披哆而色燥此日中時花也貓眼朝暮不同黑睛如線乃正午貓眼也。

煙霧即生

唐吳道子畫殿內五龍麟甲飛動每天將大雨即生煙霧

神氣迥出

相山野錄宋初江南布衣徐熙與偽蜀翰林待詔黃筌皆以畫花著名筌與二子居實惟亮皆隸圖畫院其後徐熙至京師送畫院品其畫格諸黃妙在傳色用筆極細不見墨迹但以輕色染成謂之寫生徐熙以墨筆畫之殊草草略施丹粉神氣迥出別有飛動之意筌惡其軋已之熙畫展惡不入格罷之熙之子乃效諸黃格更不用墨直以彩色圖之謂之沒骨圖其工與諸黃不相上下筌等不復暇疵遂得黃院品然其氣韻皆不及熙遠甚

雷霆破壁

唐張僧繇在金陵安樂寺壁畫四龍不點睛每云點之則

飛去人以為誕因點其一須臾雷霆破壁一龍乘雲上天不點睛者皆在

夫婦造門

劉洞微善畫龍一日有夫婦造門曰龍有雌雄其狀不同雄者角邊凹峭目深鼻豁鬚尖鱗密上壯下殺朱火燦燦雌者角靡眼平鼻直鬚圓鱗薄尾壯于腹洞微曰汝何以知之二人曰吾乃龍也遂化為二龍騰空而去

以大觀小

筆談李成畫山上亭館及樓塔之類皆仰畫飛簷其說以為自下望上如入平地望塔簷間見其棟桷此謬論也大都畫山水之法蓋以大觀小如人望假山以上望下只合

四音如
響音其
燦音葉

棟桷音
線角

見一重山。又如屋舍。不應見中庭。及後巷。李君不知以大觀小之法。折高折遠。自有妙理。豈在掀屋角也。

以大為小

筆談。畫牛虎。皆畫毛。惟馬不畫毛。予以問畫工。工言馬毛細不可畫。予難之曰。鼠毛更細。何故卻畫。工不能對。大凡畫馬。其大不過盈尺。此乃以大為小。所以毛細不可畫。鼠乃如其大。自當畫毛。然牛虎雖是以大為小。理亦不應見毛。但牛虎深毛。馬淺毛。理須有別。故名畫為小牛小虎。雖畫毛。但約略拂拭。自有神觀。若畫馬如虎之大。理當畫毛。

兵馬形狀

筆記。自藏其狀。松所畫鬪牛圖。與客觀者。旁有一牧童曰。牛

鬪力在前。尾入兩股間。今尾掉何也。

須驗時代

水衡記。吳道子畫仲由戴木劍。閻令公畫昭君着帷帽。殊不知木劍創於晉代。帷帽興於本朝。舉此凡例。亦畫之病也。且如幅巾。傳於漢魏。蓋雖起自齊隋。幘頭用於周朝。巾子創於武德。胡服靴衫。豈可輒施於古象。衣冠組綬。不宜長用於今人。芒屨非塞北所宜。牛車非嶺南所有。詳辯古今之物。商較土風之宜。指事會形。須驗時代。然後可以議畫。

觀畫脩福

朱景玄畫斷。吳道子畫地獄變相。後成都人來觀者。咸懼

幕離音
瓦維

罪脩福田。兩市屠沽魚肉不集。

觀畫施錢

顧愷之建康實錄注云。京師寺記興寧中瓦官寺初置。僧衆設會請朝賢。鳴刹注疏。其時士大夫無有過十萬者。既至。長康直打刹注一百萬。長康素貧。時以為大言。後寺成。僧請勾疏。長康曰。宜備一壁。遂閉戶往來百餘日。畫維摩一驅工畢。將欲點眸子。謂寺僧曰。第一日開見者。責施十萬。第二日開可五萬。第三日可任例責施。及開戶。光明照寺。施者嗔咽。俄而果至百萬錢也。

登樓作畫

南齊謝奕畫品。顧愷之建層樓為畫所。疾風暴雨。烈暑祁

寒。竝不下筆。炎涼皆過。天地明朗。乃深毫登樓。去梯。妻子罕見。

鑿垣貯畫

唐王涯居永寧里。好蓄名書畫。以金玉為奩。袖鑿垣貯之。重複固秘。及被誅。為人破垣。剔取金玉。而棄書畫於道。

能畫山林

名畫評。營丘李成能畫山林。時稱第一。

善畫人物

圖畫志。東丹王善畫人物鞍馬。而馬尚豐肥。筆乏壯氣。按契丹阿寶機。以長子突欲為東丹王。後奔于唐。明皇賜姓李。更名贊華。又宋淳化元年。太宗出古畫藏之閣上。有顧

山堂集 卷二十一 畫
愷之畫。王維像。韓幹馬。薛稷鶴。戴嵩牛。又近代東丹王本
贊華。千角鹿。蜀黃筌白兔。皆一時之妙也。

道子中規

吳道子嘗畫佛。留其圓光。對萬衆中。舉手一揮。圓中規。觀
者驚呼。不知畫家自有法。但以肩倚壁。自然中規。吳道子
之妙。不在此也。

東丹得骨

古今畫番馬者。胡瓌得其肉。東丹得其骨。

氣韻瀟灑

五代營丘李成。字咸熙。善畫山水。王朴與之善。其畫平遠
寒林。氣韻瀟灑。古今一人。真畫家百世師也。昔稱王維李

思訓之徒。不可同日而語。

神彩飛動

鑿音洪。筆談。王銜據陝州。集天下良工。畫壽聖寺壁。為一時妙絕。
畫工凡十八人。畫殺之。使天下不復有此筆。今佛母壁最
奇。袖彩飛動。危母瘦佛次之。

薛稷畫鶴

杜詩。薛公十一鶴。皆寫青田真。薛公謂薛稷也。

陸旣畫獅

建康有陸旣。患瘡。醫療無效。有顧光實能畫。遂命筆畫一
獅子。令於外榜之。謂陸曰。可虔心祈禱。當有驗。旣如言。中
夜聞戶外有窸窣之聲。明日看獅子。口臆有血淋漓。旣病
愈。窸窣音

悉速

畫

卷二十一 畫

十一

三百二十五

乃愈。又秦太虛云：予臥病，高符仲携摩詰輞川圖示予曰：閱此可愈病。予喜甚，恍然若與摩詰入輞川，數日疾愈。一日而就。

唐玄宗天寶中，忽思蜀嘉陵江水，遂假吳道子驛遞，令往寫貌。及回，帝問之，奏云：茲記在心，令於大同殿圖之。一日而就。時將軍李思訓亦以山水擅名，畫大同殿數月方畢。上曰：李思訓數月之功，吳道子一日之跡，皆極其妙也。

半年而畢

董羽，江左人，善畫水。太宗作端拱樓，命羽四壁畫龍水，極其精思，半年而畢，意望恩賞。太宗與宮嬪登樓，皇子幼遙見畫，壁驚懼，亟令朽壞之，卒不獲賞。

意在塵外

唐王維晚年得宋之問，蓋田別墅在輞川，畫輞川圖，山谷盤鬱，雲水飛動，意在塵外。怪生筆端，自題詩曰：風世謬詞客，前身應畫師。

色聚毫端

李彭詩：往時李成寫驟雨，萬里古色毫端聚。人行深藏鳥不度，便覺非復鷲溪素。

王宰真跡

杜甫戲題王宰畫山水圖歌：十日畫一水，五日畫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真跡，尤工遠勢古莫比。咫尺應須論萬里，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吳松半江水。

惠崇小景

王荆公詩注。僧惠崇建陽人。工畫鷺鴈鷗鷺。尤工小景。及煙汀霧渚。瀟灑虛曠之狀。又工詩。

韓幹入室

杜子美曹將軍丹青引。先帝天馬玉花驄。畫工如山貌不同。是日牽來赤墀下。迴立閭闔生長風。詔謂將軍拂絹素。意匠慘淡經營中。斯須九重真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王
乞卻在御榻上。榻上庭前屹相向。至尊含笑催錫金。圍人
太僕皆惆悵。弟子韓幹早入室。亦能畫馬窮殊相。幹惟畫
肉不畫骨。恐使驂駟氣凋喪。將軍畫盡善。益有神。必逢佳士
亦寫真。途窮反遭俗眼白。世上未有如公貧。但看古來盛

畫名

名下。終日坎壈纏其身。按曹將軍名霸。幹嘗師之。

吳生擅場

杜子美詠吳子畫。畫手看時輩。吳生遠擅場。

更工松石

常偃伯父工龍馬。父鸞工山水松石。偃工山僧老松異石。人知其善馬。不知其松石更工。咫尺千尋。駢柯攢影。煙霞噴薄。風雨颼颼。輪囷盡偃蓋之形。宛轉極盤龍之狀。

猶精翎毛

濠梁雀白。雖以敗荷鳧得名。然猶精於花竹翎毛。

雙筆齊下

唐張藻善畫。常以手握雙筆。一時齊下。一為生枝。一為枯

困屈平聲

枝生枝則潤。含春澤。枯枝則乾裂。秋風。又張愛賓云。王獻之能為一筆書。陸探微能為一筆畫。

信手掃出

姜邦傑題李仲永家墨梅。寫竹如草書。愚俗不患清。畫梅如相馬。以骨不以形。又云。當時一派屬蘇公。兩葉雲枝略相似。花光老人發天機。信手掃出孤山姿。

刮造化窟

杜甫畫鵬行。高堂見生鵬。颯爽動秋骨。初驚無拘攣。何得立突兀。乃知畫師妙。巧刮造化窟。寫此神俊姿。充君眼中物。

竊天地工

司馬君實謝人惠草蟲扇。吳僧畫團扇。點綴成微蟲。秋毫宛皆具。獨竊天地工。細者乃蛛蟲。大者為阜螽。枯枝擁寒

蛸音迢
粘音嚴
翻音喧

蛸。黃蓋粘飛蜂。翩然得生意。上下相追從。徒觀飛動姿。莫覩筆墨踪。兒曹取真物。細較無不同。恐其遂躍去。亟取藏箱中。乃知藝無小。意精神可通。不特誤圖蠅。能感紫髯翁。

墨竹

黃山谷墨竹序。墨竹起于近代。不知其師承。初吳道子作畫。連筆作卷。不加丹青。意墨竹之師起于此。

墨蘭

元趙仲穆者。子昂學士之子。宋秀王之後也。能作蘭木竹石。有道士張伯雨題其墨蘭詩曰。滋蘭九畹。空多種。何似

墨池三兩花。近日國香零落盡。王孫芳草徧天涯。仲穆見而愧之。遂不作蘭。

王墨潑絹

朱景玄畫斷。王墨善潑墨。故號王墨。酒酣之後。先以墨潑絹。脚踏手捫。隨其形象。為山為水。為石為樹。倏忽造化。不見其墨汚之處。

與可投練

東坡作文與可畫竹記。與可畫竹。初不自費重。四方之人。持練素以請者。足相躡於其門。與可厭之。投諸地。而罵曰。吾將以為韋。士大夫傳之。以為口實。及與可自洋州還。而余為徐州。與可以書遺余曰。近語士大夫。吾墨竹

質管音
員當

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韋材當萃於子矣。

霜雪幹

杜子美題李尊師松。老夫清晨梳白頭。玄都道士來相訪。握髮呼兒延入戶。手提新畫青松障。障子松林靜杳冥。憑軒忽若無丹青。陰崖卻承霜雪幹。偃蓋反走虬龍形。

歲寒材

東坡詩。偃蹇松枝隔煙雨。知儂定是歲寒材。百年根節要老硬。將恐朋產倒石來。

蕭悅逼真

白居易贈協律郎蕭悅畫竹云。植物之中竹難寫。古今雖畫無似者。蕭郎手下獨逼真。丹青以來惟一人。野塘水邊

款岸側森森兩叢十五莖。輝娟不生筠粉態。蕭颯盡得風
煙情。舉頭必者不似畫。低耳靜聽疑有聲。

眩音結

周昉窮妙

唐周昉窮丹青之妙。至畫美人女子。為古今絕冠。

遠淡近濃

唐吳融畫山水歌。良工善得丹青理。輒向茅茨畫山水。地
角移來方寸間。天涯寫在筆鋒裏。日不落兮月長生。花片
冷。昔伶片兮水泠泠。經年蝴蝶飛不去。累歲桃花結不成。一片石
數株松。遠又淡。近又濃。不出門庭三五步。坐見江山千萬
重。

畫見夜隱

海外記。宋太宗時。李至獻畫牛。畫則鬣草欄外。夜則歸臥
欄中。莫曉其理。僧贊寧曰。此幻藥所畫。南海倭國有蚌淚
和色。著物畫見夜隱。又沃焦山有石。磨色染物畫隱。夜見
有詩。

東坡云。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

無墨

邵氏聞見錄。荆浩曰。山水之學。吳道子為有筆。無墨。項容
有墨。無筆。王維李思訓之流。不數也。

弑老忘形

黃山谷題弑老畫竹。酒澆胸次不能平。吐出蒼竹歲時榮。
臥龍偃蹇雷不驚。公與此竹俱忘形。

象先造意

蘇子瞻書未象先畫後松陵人朱象先能文而不求舉善畫而不求售文以遺吾心畫以適吾意而已

以燈取影

蘇子瞻書吳道子畫後詩至於杜子美文至於韓退之書至於顏魯公畫至於吳道子而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盡矣道子畫人物如以燈取影逆來順往旁見側出橫斜平直各相乘除得自然之數不差毫末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所謂游刃餘地運斤成風蓋古今一人而已

隨物賦形

蘇子瞻書蒲永昇畫後古今畫水多作平遠細皴其善者不過能為波頭起伏使人至以手捫之然其品格特與印板水紙爭工拙於毫釐間耳唐廣明中處士孫位始出新意畫奔湍巨浪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畫水之變號稱神逸其後蜀人黃筌孫知微皆得其筆法

雲際遠岫

林子來題文與可山水橫軸詩明牕十日復五日出此湖光與山色前身畫師語不妄文侯乃是金門客乍從雲際辭遠岫爭數喬林誇遠力波漂菰米歲事空水濱樹下尚飛鴉欲投暎渡喚舟子急漿已入昏煙中徑思天邊望歸路錯認江鄉舊洲渚能傳萬里在尺素

山下危槎

宋張文潛題孫彥古風雨山水歌。山深岩高石壁青。白日忽變天晦冥。黑風驅雲走不停。驚電疾而來如傾。山前雨點大如手。山下水湧危槎橫。崩崖古樹老有靈。吼怒直與風雲爭。枝披葉偃關不怯。萬竅欲欲藏雷霆。

吼胸上聲

中流望平巖

東坡題文潞公跋郭熙畫玉堂畫掩春日閑。中有郭熙畫春山。鳴鳩乳燕初睡起。白波青嶂非人間。離離短幅開平遠。漠漠疎林寄秋晚。卻似江南送客時。中流回頭望平巖。

獸音眼

層波擁虛壁

戴式之昆陵寺壁畫水詩。可人筆端有許力。捲水一片瀟

湘碧。摩挲老眼看不真。怪見層波擁虛壁。

被髮觀音像

畫品。被髮觀音變相。在水中石上。襲衣寶絡。被髮按劍而坐。必五代晚唐名輩所作。筆細而有力。似吳道玄。獨設色太重。衣上花文。不類吳筆。或云朱繇所作。

長帶觀音像

長帶觀音。宋龍眠居士李公麟所作。公麟登進士第。學佛悟道。深得微旨。立朝籍籍有聲。博求鍾鼎古器。珪璧寶玩。森然滿家。雅好畫。心通意會。真造玄妙。士大夫以為鞍馬。愈於韓幹。佛像可近。真道玄。山水似李思訓。人物似韓滉。非過論也。今觀此像。固非世俗可以彷彿。而紳帶特長一

燒音冕

身有半。蓋出奇眩異。使世俗驚惑而不失其勝絕處也。又補陀觀音像。蜀勾龍夔所作。具天人種種殊相。使人瞻之。敬心自起。筆氣清潤。意通幻妙。所居補陀山。在海岸孤絕處。煙巒蒙密。佳氣藹然。

作莊嚴相

正坐佛。唐趙公祐所作。世俗畫佛菩薩者。或作西域相。則黠音咬拳髮。虬髯。窮鼻黝目。一如胡人。或作莊嚴相。則妍柔姣好。綺衣寶服。一如婦人。皆失之矣。公祐所作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皆具而慈悲威重。有巍巍天人師之容。真可寶也。

跏趺音家敷

結跏趺坐

大佛像。蜀張南本所作。世之畫史。但能寫佛之定形。故水

家音談

火之狀。難畫其變。始張南本與孫位並學畫水。皆得其法。南本以為同能。不如獨勝。遂專意畫火。獨得其妙。今此辟支佛結跏趺坐。火周其身。筆氣焱銳。得火之性。觀者以為煙飛雷掣。烈烈有焚林燎原之勢。佛以定慧力坐。其間安然不動。則毫末小利害。足以動其心乎。跏趺屈足坐也。

畫美女

湖海奇聞。汾州元孔昭後園亭壁上。有古畫美女。孔昭時時閱之。戲曰。得伊一宿。豈吝千金。中秋賞月。酣歌之際。一美女捧酒榼進。曰。妾隣女也。郎君賞月。故送酒以助清宵之歡。孔昭大悅。與飲留宿。自是旦去。暮來。幾一月。忽不復至。其壁上畫亦亡。

畫啼兒

夷堅續志元澹善畫入神嘗至僧寺畫一婦人乳一小兒于壁間後遇夜有兒啼聲僧怪之一日澹復至僧以為言澹笑曰若欲止其啼甚易耳乃舉筆添乳入口自此啼聲遂止。

畫貓

洞天清錄何尊師作貓則鼠皆遠避。

畫鼠

洞天清錄石恪作飛鼠張之則鼠不入室。

畫龜

酉陽雜俎術士王瓊取瓦一片畫作龜甲懷之少頃置之

地上即成真龜循行庭下

畫鴈

筆記蜀人黃筌畫飛鴈頭足皆展殊不知飛鳥縮頭則展足縮足則展頭無兩展者然余嘗見鶴飛頭足皆展則前說又不足憑矣。

渡水牛

渡水牛朱梁時道士厲歸真所作青林淺草牛與牧人情味俱遠筆簡意盡氣韻清真嵩韓滉所畫未知其孰賢也。

出山虎

厲歸真畫虎毛色明潤其視眈眈有威作百獸之意嘗作

棚音朋。棚於山中大木上。現虎真態。又或自衣虎皮。跳躑于庭。以思倣其勢。今觀此圖。非心識意解。未易得其自然。

長又善鑿

梁元帝為荊州刺史時。作畫客入朝圖。畫筆神妙。紙縫有褚長文審定印章。蓋長文鑒畫有各千古。定然知此圖不凡也。

張茂請觀

龜山語錄。經筵承受張茂。嘗招講官。啜茶觀畫。程明道先生曰。吾平生不啜茶。亦不識畫。竟不往。或云伊川

有花竹勝

唐關同所作仙游圖。大石叢立。屹然萬仞。四面斬絕不通。

人跡。而深岩委澗。有樓觀洞府。鸞鶴花竹之勝。杖屨而遊者。皆羽毛飄然。若仰風而上。征者非仙靈所居。而何

無塵埃氣

樓居仙圖。宋郭恕先所作。恕先嘗仕於朝。卒以放浪玩世。流竄海島。中道仆地。蛇形先去。其圖寫樓居。瀟散簡遠。無塵埃氣。東坡先生嘗為之贊曰。長松參天。蒼壁插水。縹緲雲觀。憑欄誰子。空濛寂歷。煙雨滅沒。恕先居焉。呼之或出。非神仙中人。孰能知神仙之樂。而審於畫也。恕先名忠恕。洛陽人。七歲能屬文。舉童子及第。

通神佳手

炙穀子曰。開元中。李思訓畫大同殿壁。明皇諭之曰。卿所

畫夜聞水聲。真通神佳手也。

絕代妙手

唐高適畫馬篇。君侯櫪上驄。貌在丹青中。馬毛連錢蹄。鐵色圖畫光。輝驕玉勒馬。行不動勢若來。權奇蹴踏無塵埃。感茲絕代稱妙手。遂令談者不容口。麒麟獨步自可珍。駑駘萬匹知何有。

楚公畫鷹

杜甫題姜楚公畫鷹。楚公畫鷹。戴角殺氣森。到幽朔。觀者貪愁掣臂飛。畫工不是無心學。此畫寫真在左綿。卻嗟真骨逐虛傳。梁間燕雀休驚怕。亦未搏空上九天。又齊廣寧王好綴文。有技藝。嘗於廳事壁畫一蒼鷹。見者皆以

為真。

鍾隱作鷄

世俗畫鷓鴣鷹鷄之類。皆作擒奮搏擊之狀。欲示其猛。隱所作鷄子。坐枯枝上。貌甚閑暇。注目草中之鶴。其意欲取蹲踞得兵家所謂鷲鳥之擊。必匿其形。使人想其霜拳老足。必無虛下也。

龍背鳥頭

白居易詠八駿圖。穆王八駿天馬駒。後人愛之寫為圖。背如龍兮頭如鳥。骨聳筋高脂肉少。

風髻霧鬢

東坡詠帝偃牧馬圖。神工妙技帝所收。江都曹韓迹莫留。

人間畫馬惟常侯。當年為誰掃驂騑。至今霜蹄踏長楸。圍人困臥沙壠頭。沙苑茫茫疾藜秋。風髣霧鬣寒颼颼。

騎驢圖

宋黃叔達號知命君。在黔中作數詩。附山谷集中。殊有家法。嘗與陳履常謁法雲禪師。夜歸。衣白衫騎驢。緣道搖頭而歌。履常行於後。一市驚以為異人。明日李伯時畫以為圖。邢敦夫作歌。

騎牛圖

見致仕

荔枝圖

劉崇龜清儉。凡姻舊干財者。但作荔枝圖以與之。

菡萏圖

趙昌善畫花。設色明潤。筆跡柔美。國朝以來。有名於蜀。蓮花生於汙泥之中。出於水而不著水。昌作菡萏圖。標韻清遠。能識此意耳。

老子出關圖

宋錢穆父尹京府生日。楊次公畫老子出關圖。作詩以贈之。詩曰。秘藏函谷關中子。來獻蓬萊閣上仙。願得鬚眉如此老。卻教龜鶴羨長年。又世傳七賢過關圖。或以為即竹林七賢。或謂即論語作者七人。或又云是唐開元間。冬雪後。張說。張九齡。李白。李華。王維。鄭虔。孟浩然。出藍田關遊龍門寺。鄭虔圖之。宋虞伯生有題孟浩然像詩。風雪空堂

破帽温。七人圖裡一人存。又有槎溪張輅詩。二李清狂狎
二張吟鞭遙指盃。襄陽鄭虔筆底春風滿。維詰圖中詩興
長。是必有所傳云。

范蠡遊湖圖

見祝壽。

醉僧圖

張僧繇始作醉僧圖。道士每以此嘲僧。羣僧於是聚錢數
十萬與閻立本。為作醉道士圖。

流民圖

宋熙寧七年久旱。百姓遷移逃竄。鄭俠繪流民圖以獻。

三笑圖

三笑事見溪類。東坡書三笑圖後云。近於士人處。見石恪
畫此圖。三人者皆大笑。至於衣冠手足。皆有笑意。其後三
小童。因測所謂。亦大笑。世言侏儒觀優而笑。或問其所見。
則曰。長者豈欺我哉。此畫正類此。寫呈欽之兄。想亦當捧
腹絕倒。撫掌盧胡。冠纓索絕也。

百戲圖

蜀石恪性不羈。滑稽玩世。故畫筆豪放。出入繩檢之外。而
不失其奇。嘗見所作鬼百戲圖。鍾馗夫婦對案置酒。供張
果肴。及執事左右。皆各述其情態。前有大小鬼數十。合樂
呈伎倆。曲盡其妙。

六老圖

宋史浩淳熙乙巳掛冠歸四明年登八十女兄年八十二
四弟又皆高年同氣至親舉觴相屬朱顏華髮咸壽而康
繪為六老圖樓參政為之序

五客圖

宋李昉家蓄五禽以客為名如鵬為閑客鷺為雪客鶴為
仙客孔雀為南客鸚鵡為西客又張祠部有十客圖

耕織圖

虞伯生題耕織圖大意謂元有中原置十道勸農使總於
大司農皆慎擇老成重厚之君子親歷原野安輯而教訓
之功成省歸憲司憲司置四僉事其一曰勸農之官由是
天下守令皆以勸農繫銜憲司以耕桑之事上大司農至

郡縣大門兩壁皆畫耕織圖

風雨圖

宋夏珪字禹玉錢唐人宣宗時待詔畫院詔賜金帶嘗畫
風雨圖張靖之題詩云長風吹折巔崖樹江色愁陰雨聲
暮蒼茫野艇晚驚潮交楫橫篙無住處何人倚岸泛虛舟
風雨不動安如流酒酣袒側蓬牕底忽憶瞿塘五月秋

對雉圖

藝文志畫師繪畫對雉圖一卷

乳虎圖

乳虎圖宣城包鼎所作包氏以虎世其家而鼎之所畫居
最

袁安臥雪圖

王維畫袁安臥雪圖註前雪裏芭蕉注。

鍾馗行雪圖

華陽真人孫知微畫鍾馗破巾短褐束縛一鬼荷以擔端。行雪林中想見其屢舉不第胸中不平又怒鬼物擾人擒捕繫搏戲用餘勇也。知微筆墨神妙度越眾人。乖厓公詠鍾馗雅聞其名欲一見之終不可致。

鵝鴿圖

黃筌嘗畫金盆鵝鴿世稱絕筆。

蛺蝶圖

唐滕王湛然善畫蝴蝶王建宮詞傳得滕王蛺蝶圖是也。

賢已圖

宋元祐間黃秦諸君子在館暇日觀畫黃山谷出李龍所作賢已圖博奕擲蒲之儔咸列焉博者六人方據一枰。駁逆盆中五皆欲而一猶旋轉不已一人俯盆疾呼旁觀皆變色起立纖穠態度曲盡其妙相與嘆賞以為卓絕。浦東坡從外來視之曰李龍眠天下士顧乃效閩人語耶。眾咸怪請其故東坡曰四海語音言六皆合口惟閩音則張口今盆中皆六一猶未定法當呼六而疾呼者乃張口何也龍眠聞之亦笑而服宋李公麟字伯時號龍眠居士。

無逸圖

宋神宗朝孫奭嘗上無逸圖帝命施于講讀閣至是又召

蔡襄寫無逸篇于閣屏

三教圖

宋馬遠號欽山其先河中人後居錢唐光寧朝待詔畫院嘗畫三教圖黃面老子則跏趺中坐猶龍翁儼立于傍吾夫子乃作禮于前此蓋內璫故令作此以侮聖人也一日傳旨俾古心江子遠作贊亦故以此戲之公即贊之曰釋氏趺坐老眸傍睨惟吾夫子絕倒在地遂大稱旨又嘗畫山水圖

二疏圖

蘇東坡嘗作二疏圖贊

莊周垂綸圖

晉嵇令為郎中時弘農王粹以貴公子尚主館宇甚盛圖畫莊周垂綸之象命令為贊令援筆即成云畫真人于刻稱之室載退士於進趨之堂可謂托非其所可吊而不可賀也

貫道攄琴圖

貫道實車溪贊上人嘗與其徒月夜登閣聽江貫道鼓琴信手忘言曲盡其妙於是攄琴而弗彈坐客莫不自失超然得意于絲桐之表隆茂宗乃畫為攄琴圖

挾彈圖

世傳張仙像乃蜀王孟昶挾彈圖也初蜀王花蓋夫人入宋宮念其故主携此圖懸于壁且祀之謹一日宋太祖幸

而見之致詰焉。夫人跪答曰：此吾蜀中張仙神也。祀之能令人有子。此花蓋欺太祖之言。非實有所謂張仙也。

脫靴圖

宋理宗時癸丑元夕。上呼妓入禁中。有唐安安者。歌色絕倫。帝愛幸之。侍郎牟子才奏曰：此皆董宋臣輩引誘。壞陛下三十年自修之操。子才在當塗。罵官家。上視其圖。笑曰：乃罵汝。非罵我也。宋臣曰：彼謂陛下為明皇。閹妃為太真。臣為力士。而以李太白自居。自此上不悅。按董宋臣內侍中之善逢迎者。

觀潮圖

李嵩錢唐人。李從訓養子。工人物山水。光寧理三朝待詔。其徒有馬永忠。豐興祖。顧師顏。皆傳其法。張靖之嘗跋其觀潮圖云：四海惟浙江潮最險。雖如秦始皇猶畏。從俠中渡。宋自慶曆以來。杭海屢溢。論者以畿甸切近。為憂當時。每遇朝盛之候。傾宮出觀。顧反以為太平樂事。獨不思建炎之初。苗傅劉正彥。因觀潮起釁。幾危社稷。而復甘心于此。嗟夫。宴安酖毒。雖利害切身。亦不暇自為謀。況有興復遠大之計哉。

觀井圖

宋陳靖作彭祖觀井圖銘。淳化中。予將命之狄丘。道由彭門。有客得彭祖觀井圖。以為贖。中有臺榭人物山水森然。

繪事之工予無所取。所慕者唯彭氏面井而覆之以輪。背
局即音樹而纜之以繩。凭杖欽躬。跼蹐而迎視。兢兢然若將墜也。
 嗚呼。古人臨事而惧。有若是後之君子。得無效與。故作銘
 於座右。

寰贏圖

陳季卿家于江南。舉進士不第。遊青龍寺。訪僧不值。憇于
 閣。有終南山翁。亦侯僧。久之。見東壁有寰贏圖。季卿指圖
 曰。安得自渭達河。至家。山翁笑曰。此不難。命折竹葉作舟。
 置圖上。令季卿熟視。久之。覺波浪起。葉舟漸巨。恍然若登
 舟。旬餘抵家。至一更。復登舟。再遊青龍寺。見山翁尚擁褐
 而坐。季卿曰。非夢乎。山翁曰。六十日當自知。爾後妻子自

江南來曰。某日歸。題詩於西齋。始知非夢。

雲漢圖

博物志。漢桓帝時。劉褒畫雲漢圖。見者皆熱。及畫北風圖。
 見者皆寒。

黃初平牧羊圖

顧愷之畫圖。蘇東坡贊。先生養生如牧羊。放之無何。有之
 鄉。止者自止。行者行。先生超然坐。其旁挾策讀書。羊不亡。
 化而為石。起復僵。流涎磨牙。笑虎狼。先生上賓。羊服箱。號
 稱雨工。行四方。莫隨上林。芒屨郎。歸。舐地。尋。始。無。湯。

裴將軍射虎圖

唐李嗣序。世稱裴將軍射虎。而不及目。駕部郎中兼侍御

歸休去
昔是

史崇陽鄭公博物好古。旌能尚藝。子裴氏子。得其先人射
虎圖。傳以示予。壯哉古今之未有倫也。遂為之贊。慢彼山
戎。噬我封略。有群者虎。載肆騰搏。邊毗凜凜。若崩厥角。將
軍出塞。屏黜車騎。進馬前當。挺身以阻。威有所服。精有所
聚。氣全以雄。力果而取。勁弓雷霆。長矢電激。中口穿心。貫
胸洞液。視如空皮。劃若破的。據鞍遙叱。揮筆逆擊。閉目沉
冥。喪精辟易。三軍駭呼。萬靈動魄。海波為騰。寒草皆赤。卞
莊伏闕。方聞兩獲。漢將如飛。幾為所扼。將軍如勇。冠世超
昔。猿號未二。飲羽非敵。弧矢之設。以威四方。群虎既夷。狄
人來降。收闔罷局。山川以寧。至今北荒。猶畏其靈。按裴將
軍裴旻也。玄宗開元中。山戎寇邊。命守北平川。
徵集二十卷終

割音書

山堂肆考技藝第二十三卷

○傳神

審象

商書高宗萬彙帝。賚予良弼。乃審厥像。俾以形旁。求于天下。
說築傳巖之野。惟肖。

圖形

漢宣帝甘露三年。單于入朝。上思股肱之美。乃圖其人於
麒麟閣。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
軍博陸侯。其末曰。典屬國蘇武。明帝追感前世功臣。乃圖
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始於鄧禹。終於耿紀。又有王常
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惟馬援以椒房之親。不與。唐

山堂集卷之二十三
太宗貞觀十七年。圖畫勳臣於凌煙閣。乃河間元王孝恭。房梁公玄齡。杜葉公如晦。魏鄭公徵。李衛公靖。李英公勣。虞永興公世南。尉遲鄂公敬德。段襄公志玄等。合二十二
人。

不點眼睛

顧愷之每畫神成。或數年不點睛。人問之。答曰。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耳。阿堵猶言那個也。

明點瞳子

愷之欲圖殷仲堪。堪有目疾。固辭。愷之曰。明府正為眼耳。若明點瞳子。飛白拂上。使如輕雲之蔽月。豈不美乎。仲堪從之。

宜置丘壑

顧愷之為謝鯤像。在石岩裏。云此子宜置丘壑中。按晉明帝嘗謂鯤曰。以君方庾亮。何如鯤對曰。端委朝堂。使百僚準則。鯤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謂過之。

欲置山岩

東坡贈寫真何克秀才。君不見潞州別駕眼如電。左手掛
搯音礮弓橫。樵箭。又不見雪中騎驢孟浩然。皺眉吟詩肩聳山。饑
寒富貴兩安在。空有遺像留人間。此身常擬同外物。浮雲
變化無踪跡。問君何苦寫我真。君言好之聊自適。黃冠野
服山家容。意欲置我山岩中。勲名將相今何限。往寫褒公
與鄂公。

頰上益三毛

頰音夾 世說顧長康畫裴叔則像頰上益三毛人問其故顧曰裴
儁音俊 楷儁朗有識具正此是其識具觀者覺神明殊勝

眉後加三紋

蘇東坡傳神記傳神之難在目其次在顴頰吾嘗于燈下
顧自見其頰影使人就壁模之不作眉目見者皆失笑矣
其為吾也目與顴頰似餘無不似者眉與鼻口可以增減
取似夫傳神與相一道欲得其人之天法當于衆中陰察
之今乃使人具衣冠坐注視一物彼方歛容自持豈復見
其天乎凡人意思各有所在或在眉目或在鼻口顧虎頭
云頰上加三毛覺精采殊勝則此人意思蓋在鬚頰間也

優孟學孫叔敖抵掌談笑至使人謂死者復生此豈舉體
皆似亦得其意思所在而已使畫者悟此理則人人可以
為顧陸吾嘗見僧惟真畫曾魯公象初不甚似一日往見
公歸而喜甚曰吾得之矣乃於眉後加三紋作俛首仰視
眉揚而頰感者遂大似南都程懷立衆稱其能於傳吾神
大得其全故以吾所聞助發云

麋鹿姿

宋朱元晦贈寫真郭拱辰序世之傳神寫照者能稍得其
形似已得稱為良工郭拱辰叔瞻乃能并與其精神意趣
而盡得之斯亦奇矣拱辰嘗為予作大小二象宛然麋鹿
之姿林野之性特以示人計雖相聞而不相識者亦有以

知其為予也。因其告行書以為贈。

龍鳳質

東坡贈寫御容妙無師。天容五色誰敢畫。老師古寺畫閉房。夢中神授心有得。覺來信手筆已忘。幅巾常服儼不動。孤臣入門涕自澆。元老侑坐鬚眉古。虎臣侍之冠劍長。平生慣寫龍鳳質。肯顧草間猿與獐。都門踏破鐵門限。黃金白壁空堆牀。邇來摹寫亦知我。謂是先帝白髮郎。

東方朔畫像

夏侯湛孝若贊。矯矯先生肥遯居。貞退不終否。進亦避榮。臨世濯足希。古振纓涅而無滓。既濁能清。我來自東。言適茲邑。敬問墟墳。企佇原隰。徘徊寺寢。遺像在圖。周旋祠宇。

隱音習

庭序荒蕪。肅肅先生。豈焉是居。昔在有德。罔不遺靈。天秩有禮。神監孔明。彷彿風塵。用垂頌聲。

呂洞賓畫像

滕宗諒守巴陵。有華州回道士。上謁風骨聳秀。滕知其異。人口占詩贈之。曰華州回道士。來到岳陽城。別我游何處。秋風一劍橫。回聞之。憮然大笑而別。或云諒密令畫工圖其形。

杜甫畫像

王介甫贊。吾觀少陵詩。謂與元氣侔。力能排天幹。九地壯。顏毅色不可求。浩湯八極中。生物豈不稠。妍醜巨細千萬。殊竟莫見其何雕。錢惜哉。命之窮。顛側不見收。青衫老更

山堂詩

教集二十三卷

四

三百八十五

斥。餓走半九州。瘴妻僮前子。朴後攘攘盜賊森。戈不嘗願
天子聖。大臣各伊周。寧令吾廬獨破受凍死。不忍四海赤
子寒。颼颼傷屯悼。屈止一身嗟。時之人我所羞。所以見公
像。再拜涕泗流。推公之心古亦少。願起公友從公好。

李白畫像

陳后山和饒節詠周昉畫李白像。醉色盡。玉色起。分明尚
帶金井水。烏紗白苧真天人。不用更著山巖裏。

武侯畫像

張敬夫贊。惟忠武侯識其大者。仗義履正。卓然不捨。方卧
南陽。若將終身。三顧而起。時哉屈伸。難平者事。不昧者機。
大綱既得。萬目乃隨。我奉天討。不震不竦。惟其一心。而以

時動。噫。侯此心。萬世不泯。遺像有嚴。瞻者起敬。

桃椎畫像

括異記。成都畫師姓許。善傳神。一日有道人敝衣。容貌憔悴。求傳神。許笑之。其人解布囊出黃道服。鹿皮冠。白玉簪。頂冠易衣危坐。以手摩面。則童顏矣。引其鬚。應手而黑。乃一美丈夫也。許驚曰。不知神仙臨降。道人曰。君傳吾神。置肆中。有求售。止取千錢。後有識者云。此唐神仙朱桃椎像也。求者輻輳。許貪畫直。每像輒取二千。夢道人謂曰。汝福有限。安得過取。掌其左頰。既寤。頭遂偏。

裴晉公畫像

裴晉公自題畫像贊。爾才不長。爾貌不揚。胡為將。胡為相。

一片靈臺丹青莫狀。

韓文公畫像

筆談世人畫韓退之像小面美髯乃江南韓熙載耳熙載謚文靖亦謂之韓文公因此謬為退之退之肥而寡髯後世不復辨也。

歐文忠畫像

陳后山云歐陽公像公家與蘇眉山皆有之而各自是也蓋蘇本韻勝而失形家本形似而失韻形而不韻乃所謂畫非傳神也。

張乖崖畫像

宋張乖公崖守蜀及代去留一卷實封文字與僧正希白

且云候十年觀此後十年公夢于陳州計至蜀人罷市號慟希白為公設大會齋請知府凌策諫議發開所留文字乃公畫像衣兔褐繫緇草裘自為贊曰乖則違俗崖不利物乖崖之名聊以表德遂畫其像于天慶觀仙遊閣又為之立祠。

朱晦庵畫像

陳同父贊體備陽剛之純氣令喜怒哀之正睟面盎背吾不知其何樂端居深念吾不知其何病置之釣臺擦不住寫之雲臺捉不定天下之生久矣以聽上帝之命。

呂伯恭畫像

朱元晦贊以一身而備四氣之和以一心而含千古之秘

山堂集卷之三十一
推其有足以尊主而庇民出其餘足以範俗而垂世。

楊誠齋畫像

誠齋目贊汝翎帶長汝趾弗強毋駭汝頑毋競汝驥于崖
于濱其窈其茫曠曠見光弋誰汝傷秋作月荒春作花荒
我者遂厄醜者遂狂汝老是鄉莫與汝爭銜。

張敬夫畫像

朱元晦贊擴仁義之端可以彌六合謹義利之辯至于析
秋毫拳拳乎其致主之功汲汲乎其幹父之勞乞乞乎其
任道之勇卓卓乎其立心之高知之者識其春風沂水之
樂不知者以為湖海一世之豪彼其揚休山立之姿既與
其不可傳者歟矣觀于此者尚有以卜其見伊吕而失蕭

曹也。

辛稼軒畫像

陳同父贊眼光有稜足以照映一世之豪背膊有負足以
荷載四國之重呼而來麾而去無所逃天地之間撓弗濁
澄弗清豈自為將相之種故曰真鼠杜用真虎可以不用
而用也者所以為天寵也按稼軒名棄疾字幼安。

周子克畫像

子克自贊方丈蓬瀛早陪羣英鳳掖鰲局中敷帝文晚侍
嚴宸編持樞紐若非精神滿腹則當容貌動人何歛頤而
折頰弗走俗而抗容豈所謂相形不如相心見面不如聞
名者耶。

張功父畫像

楊誠齋贊功父像。香火齋後。伊蒲文物。一何物也。襟帶詩書。步武瓊琤。又何儒也。門有珠履。坐有桃李。一何佳公子也。冰茹雪食。瑯碎月魄。又何窮詩客也。約齋子。方內歟。方外歟。窮愁歟。老夫不知。君其問諸白鷗。按功父名鑑。號約齋。循王之孫也。有吏才能詩。

蘇東坡畫像

黃魯直贊。出於峨眉。司馬誑楊。金馬石渠。閣士如牆。上前論事。釋之馮唐。言語以為階。而投諸屋。夢之黃東坡之酒。赤辟去之。笛嬉笑怒罵。皆成文章。解羈而歸。紫微玉堂。子瞻之德。未變于初。爾而名之曰元祐之黨。貶之朱崖。修耳。方

其金馬石渠。不自知其東坡赤壁也。及其東坡赤壁。不自意其紫微玉堂也。及其紫微玉堂。不自知其朱崖儋耳也。九州四海。知有東坡。東坡歸矣。民笑且歌。一日不朝。其間容戈。其一丘一壑。則無如此道人何。

濂溪畫像

以下六替皆朱元晦著

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開後人。書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

明道畫像

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普。

伊川畫像

規員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真。

康節畫像

天挺人豪。英邁蓋世。駕風鞭雲。歷覽無際。手探月窟。足躡天根。閑中今古。醉裏乾坤。

橫渠畫像

早悅孫吳。晚逃佛老。勇撤皐皮。一變至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

涑水畫像

篤學力行。清脩苦節。有德有言。有功有烈。深衣大帶。張拱徐趨。遺像凜然。可肅薄夫。

贈寫真李道士

蘇子由贈寫真李道士。君不見景靈六殿圖功臣。進賢大羽東。西陳能令將相長在世。自古獨有曹將軍。嵩高字師掉頭笑。自言弄筆曹前身。百年遺像誰能識。滿朝冠劍多偉人。據鞍一見心有得。臨窻相對疑通神。十年江海鬚半脫。歸來俛仰慙簪紳。一揮七尺倚墻立。客來顧我誠似君。金章紫綬本非有。綠綈黃籜甘長貧。何如畫作白衣老。置之茅屋全吾真。

贈寫真王處士

楊廷秀贈寫真水鑑處士王溫叔。我不如森森千丈松。我不如濯濯春月柳。髮踈鬢禿已雪霜。皮皺肉皺真老醜。葉

生畫時顏尚朱。王生畫時骨更癯。一生愛山吟不就。兩肩
化作秋山瘦。君不見。褒公鄂公圖。凌煙腰間羽箭大如椽。
又不見。浣花醉圖粉墨落。日斜泥滑驢失脚。賢人寒士兩
相嗤。畫圖猶在人。已非王生王生且停手。不如生前一杯
酒。

難寫精微

宋胡邦衡贈寫真劉琮。畫莫難于寫真。非寫形似之難。寫
心之精微為難也。蓋君子小人貌或類而心不同。寫其形
似而不得其心之精微。或以小人為君子。未見其能寫也。
鄉老劉琮慶先天機精到。得金粟影筆法。恨世無褒鄂之
毛骨。以發其奇。或逢佳士。或尋常人。質鬼貌。藍欽頤。折頤

顧音過

時一弄翰。曲盡形似。雖君子小人骨相或同。聞不容髮。而
其心判然自殊。如涇渭之不相亂。老杜所謂乃知畫師妙
巧。括造化窟。其在斯人歟。按金粟影者。老杜詩云。虎頭金
粟影。神妙獨難忘。蓋佛經有金粟如來。顧愷之所畫維摩
居士像。即金粟影也。

兼移情性

畫斷郭汾陽女婿趙縱。令韓幹寫真。又請周昉寫真。二人
皆有能名。令公嘗列二真于坐末。未能定其優劣。因女趙
夫人歸省。問云。此何人。對曰。趙郎也。又云。何者最似。曰。兩
畫總似。前畫得趙郎形貌。後畫兼移其神思。情性笑語之
姿。是日定二畫之優劣。

